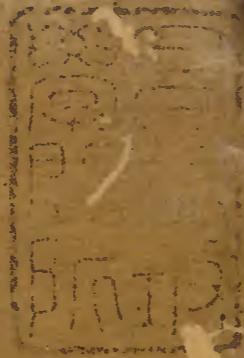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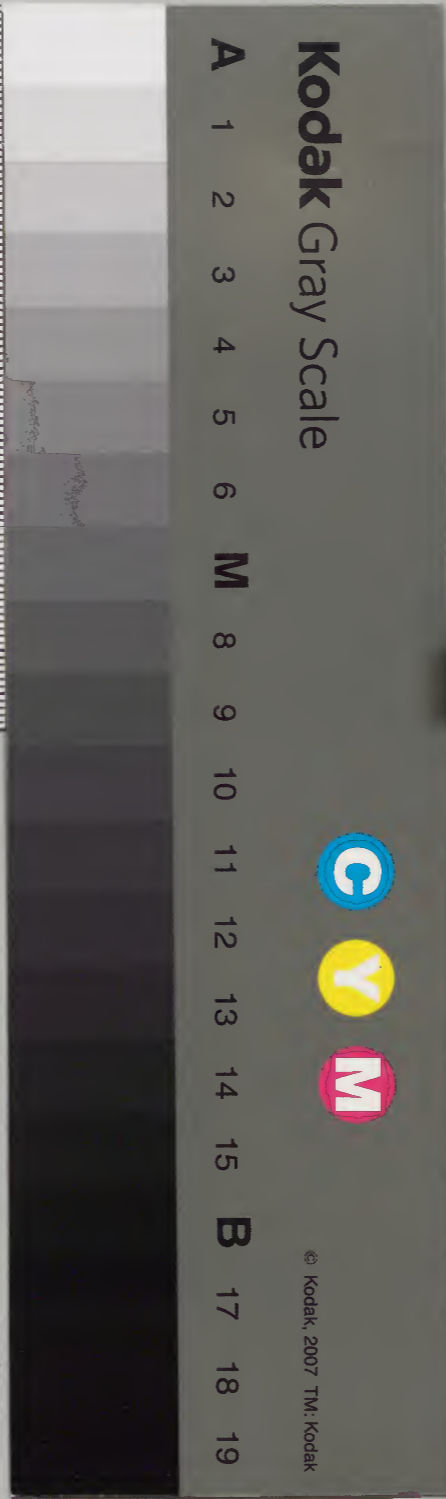


綱目

六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75
冊數	40 ( 7 )
函號	283 3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後學

新安

汪

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

昭

考證

後學

慈湖

王

幼學

集覽

後學

毘陵

陳

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

智舒

質實

後學

永新

劉

交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

起華

發明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凡四十一年

申庚

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宣帝神爵元年







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詩傳曰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蟋蟀爾雅翼云蟋蟀出以陰通作蟋蟀詩傳曰美行似驗也書洪範曰休徵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已寒若聖時風若彭祖為大姓疾不與政僑松注見昭帝時已七百餘歲王以彭祖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僑松元平元年帝遣書遺諫大夫何病也雖病帝也亦病也帝

**書** 遣書遺諫大夫何病也雖病帝也亦病也帝

惑也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也然則已矣而趙使蘭相如持節求之是以大夫何職焉不能諫也然則已矣而趙使蘭相如非事則削其官此則曷為以帝立此祠至建始二年以見遺者始行年而復鮮矣成帝一罷求卓然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帝世主之卓然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

**發明** 祠祀神儂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

所求而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非

###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訢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更生出臣伏思得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世出公卿幸得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聽諫而巳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聽諫而巳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聽諫而巳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民者窮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民者窮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民者窮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

以正身則天下咸言也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若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人承翁主及康壽何舉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古者衣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位故多亂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貪財誅利不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古今無益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古今無益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節不若禮未制禮之制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  
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  
使會然也上以簿籍文書俗何以不若成康史  
期會猶言程限簿籍文書俗何以不若成康史  
十餘年不用壽何位以不若高宗通鑑外紀  
王也號為高宗在位五十有九年而崩注  
吏得任子弟任保也父兄保任為  
官也平聲任子弟任保也父兄保任為  
也任父兄為官而任去聲弟也書諫大夫  
書法以病免實也謝病歸一託而書諫大夫  
夫三夏侯勝王褒王吉一非所使矣  
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宮也亦具文矣  
發明言病固為可知前書遣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  
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為中興之累多矣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  
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皆畔攻城邑殺長吏  
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  
上老之使丙吉問誰曰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  
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集覽車重壘亦車也  
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集覽車重壘亦車也  
度隄與遙同集覽金城郡名注見武帝元符二年  
度計料也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  
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

田湟中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  
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



軍傍走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  
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  
騎候四望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  
不能為兵矣使遠斥候為務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堅守初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而後戰堅守初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  
離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  
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  
以威信招降罕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  
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解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  
言以七月上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擊罕其畜產  
一馬自負三逐虜必商米二斛引去逐水入山莊  
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米二斛引去逐水入山莊  
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以絕糧道臣愚策欲擒  
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擒  
罕開閭昧之過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擒  
因赦其罪選過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  
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  
疆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  
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  
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不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  
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將軍寒其引兵並進充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皆聞其謀臣故遣  
為寇下本計也臣聞兵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  
守而發之先零欲叛故與罕解仇常欲先致之臣愚  
以為堅其約先零欲叛故與罕解仇常欲先致之臣愚  
急以施德於罕今罕欲叛故與罕解仇常欲先致之臣愚  
得施德於罕今罕欲叛故與罕解仇常欲先致之臣愚  
誅之用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見其利也  
已先誅之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見其利也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乃引兵至先零在解壘  
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解壘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五



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  
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  
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  
及芻牧田中罕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矣  
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矣  
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  
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詔武賢  
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其子邛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  
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必足爭一且不合上  
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之身不保何國家之安  
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相言得至是邪  
往者舉可先何言者不忠也本用吾相言得至是邪  
渠安國竟沮敗羌人不敢動矣中承請羅吾謂耿中丞羅  
三百萬斛穀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乃得  
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乃得  
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

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獨足憂  
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  
將吏士馬牛食所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之冊且難  
役不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  
易以東至浩壘羌勇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臨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  
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也要害要水解漕下繕御亭  
浚溝渠治湟陁以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幾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  
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  
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常何時得決孰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仗曰臣聞帝王之兵常以全取勝是  
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遜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  
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人及受



言去者七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  
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坂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  
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甲之士循河湟漕穀至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羌以示威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出乘危撥幸  
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撥幸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  
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死傷之害八也內  
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  
河西罕開使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  
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道橋令可至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一也便出  
兵失謂今冬唯明詔采擇上復獨報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唯明詔采擇上復獨報曰兵決可期月而  
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計為本故多算勝  
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  
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壤可日失地遠客分散飢凍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  
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  
來為寇亦不取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有接  
盜時殺入民苟勞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  
攻絕不為小寇則不見利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  
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  
所以示蠻夷也又發大兵一以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  
空如是以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  
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瑜得避燠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於人臣雖亡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詔前議不  
便者皆頌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詔充國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  
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



得五千餘人詔罷  
兵獨充國屯田  
防杜絕也四望地名也  
防杜絕也四望地名也  
防杜絕也四望地名也

玉反中寒瘧竅也至先零所  
移徙故曰至其在所便文自營  
便而自為營衛也即利與病即  
衣百官表御史長史侍御史有  
大獄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朔傳化民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朔傳化民

讀之別記也陳遜齋閑覽曰  
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  
綿文亦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  
無後書取於易經求之誤矣則

進退在大夫也注引老子云  
行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  
即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宜  
有臨塞外東流峽山兩深若門  
水名壘者水轉耳水鮮音儂山  
蓋疾言訛轉耳水鮮音儂山

十畷田注徐吾案徐吾水在  
就草各發一出謂至春入出營  
露雜與罹同遭也左傳襄畜二  
露注蒙犯嚴霜宿露之氣也

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即得印與通荷且也中  
即得印與通荷且也中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謂折衝千里不動而威用利不  
財則民悅矣此謂還師在婦

通鑑綱目卷之第...  
美宣皇中...  
賢實



年(浩)壘本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閣門河  
源出馬寒山峽中流經孫東入黃河漢義渠安國將  
備差築城于此因名浩壘城(鮮水)在陝西行都指揮使  
司城西北四十里源出羅通川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  
見武帝元朔二年湟中注見元康四年

書法 元書屯田始此終網日書屯田十一是年元帝初  
後主建興四年十二年延熙四年梁辛酉年陳庚辰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書管田一唐憲宗元和七年書  
罷屯田二安帝末初元年曹魏甲申年書罷營  
田一五代壬子年鄭吉田車師不書屯不與焉

### 以張敞為京兆尹

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  
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  
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母今以田  
縱欲為各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太后乃不復出京兆  
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首長數  
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首長數人

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  
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  
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  
大議引古今勸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差勇  
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  
議以為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  
助去民不能夫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也父兄今令民以粟贖罪是  
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今令民以粟贖罪是  
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  
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有邊役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非故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  
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  
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為盜賊吏不能禁  
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集覽者金布之篇名其上曰金布  
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集覽者金布之篇名其上曰金布  
金錢布帛事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之篇名其上曰金布  
丙甲者前帝第一令也離飢寒離與雁同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酉辛

成帝河平二年膠東  
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書法

於是書鳳皇四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  
此綱目書甘露降二是年光武中元元年

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

國以處之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  
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  
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  
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充國  
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  
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集覽

定計遺脫計度其所遺得脫之人靡志等自詭必  
得糜忘羌豪名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入

必可得歸漢振旅杜預曰振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治兵者  
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治兵者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治兵者  
云習戰者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兵振旅皆  
殊同是教戰之法也又一說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所  
善浩星賜浩星復姓也名賜與充國相厚善破羌破羌  
將軍辛武賢疆弩彊弩將軍許延壽即見一句卒讀曰猝  
時不以餘命言不惜餘殘之命卒死是一句句卒讀曰猝  
也忽

書法

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  
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羌助  
之武賢請先擊罕羌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  
充國徐行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敵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靡  
忘竟斬揚玉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  
還所以深嘉充國也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書卷之第六

一



**發**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羌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明矣充國之為將如此非能成享重者能之乎

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  
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  
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  
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  
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  
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  
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  
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法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  
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自意欲  
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來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  
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到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隸**蓋寬饒蓋姓也廣韻注古盍反

字書作盍案舊令揖句絕案據舊時律令止揖而不拜  
刺舉刺七賜反訊也舉劾也禮秋官司刺注刺殺也三

訊罪定則殺之任中書官本作任中書官故下文云  
以刑餘為周召以刑餘為周召宦官刀鋸之餘也今以

宦官居周公召公之位故云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易  
傳易周易也傳解說經義者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

謂之傳執金吾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又一說注見光武  
建武十二年許史許廣漢史高皆有外戚之恩金張金

日彈張安世皆託在近狎  
多仇少與仇怨與黨也  
**質實**蓋寬饒魏郡人

**書法**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其不書下之吏何  
甚寬饒也曷為甚之寬饒謂刑餘為周召可也

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  
專在上也故趙韓揚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到綱目之

權衡  
審矣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鞬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揮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鞬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揮



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黠闐渠闕氏闕氏即與右賢  
主者著堂私通單于死闕氏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  
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無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慕日  
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鞬有隙即率其眾降漢使人  
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  
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  
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  
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  
聞漢之號令班固西域傳  
即名屠耆堂者胸音劬鞬丁奚反稽侯無後為呼韓邪  
單于也稽古奚反胸音冊烏禪慕西域小國禪音蟬日  
逐王史昭曰即如休屠王渾邪王之稱先賢揮日逐王  
名禪音纏中西域而立幕府正義曰中竹仲反幕府注  
見秦王政正誤中西域而立幕府今按中如字孟子中  
而天下質實為孫西域國名注  
而天下質實見武帝元狩元年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後尚主詔下其議  
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  
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  
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  
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孫持兩端無堅  
約令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  
止繇役將興漢覽故業謂先嘗以公主嫁烏孫今難絕  
天子從之

壬戌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質實高平縣名注見光  
武帝建武元年安

郡定 謚曰 憲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宣帝神爵三年



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察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群闔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夫問吉曰民闔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書

勸庶也帝於是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終綱目六年丁亥年晉而益小吏者二年成帝綏和二年光武建武二十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黃霸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孝弟不得舍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劾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



集覽

不敢爭郡中歛然傳相較厲恩信周備二十四縣  
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實偶車馬下里偽物偶車馬者喪祭所用之儀也  
偽物者下賤鄉里假偽之物也賣此等者皆自以無用  
而棄之市道也案史記漢武帝本紀以木耦馬代駒索  
隱曰耦一作偶音寓孟康曰寓寄龍形於木耦馬代駒索  
假也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大學生  
鄉射禮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大學生  
詳見禮記射義都試顏師古曰總閱試習武備也期會  
顏師古曰猶言程限移病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移病臥  
然歛許及反歛氣也

年(肉袒)注見平  
帝本始二年

癸亥 四年春二月赦

亦以鳳皇甘露  
降集京師也

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獸數集郡國  
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

管實

潁川郡名注見  
靈帝中平元年

集覽

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冬十月鳳皇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

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  
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  
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年母食  
下按驗得其中怨望誅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從  
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  
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  
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

管實

杜陵注見  
本始三年

河南太守嚴延年



不賢智

**集覽**

陰鷲酷烈鷲脂利反擊也凡鳥之勇獸之

其母

**集覽**

猛皆曰鷲首子曰其使民也酷烈注刑罰

殺屠伯

**集覽**

會論府上論音倫議法也會集諸囚於府而論

府丞之名也

**集覽**

失其姓行蝗行下孟反延行捕蝗也中傷

也顧乘顧

**集覽**

秦二世二年注見

反乘因也

**集覽**

秦二世二年注見

**甲**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術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  
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術  
胸鞬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  
韓邪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與  
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犁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  
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屠耆西擊車犁又敗走之蕭望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  
之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間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

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

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  
于慕化御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  
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責中國之  
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責中國之  
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  
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音郁鞬居言反晉士句帥師侵齊士句春秋晉卿范文  
子士燮之子也是為宣子句古害反事在襄十九年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  
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察校望之在  
馮翊時稟議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  
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延壽  
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  
者得其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  
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  
爭奏酒灸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集覽**

稟議內史屬官有稟議令丞尉稟  
主裁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

通鑑綱目卷之六

五鳳元年

五



乙丑

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日月必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有所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

**畫**

左遷之辭三左遷其為某官無罪之辭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辭也其人左遷薄乎云爾之

辭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

單于

呼韓邪襲屠耆者屯兵屠耆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輦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

惲蕪繁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即出錢乃得出沐各曰山即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即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安國奏惲怨望為詆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賢實**

楊惲華陰人散之子

**畫**

免例有三凡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官下某獄免徵下獄免皆無罪

也者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

通鑑綱目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六



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魏有聲是  
時黠賊有亭聚職修理公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  
益乎哉  
陳萬年沛  
郡相人

**發明** 魏丙之卒皆書與景武以來  
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

###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  
鵬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  
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  
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  
丞對時臣敢舍有鵬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鵬雀者問  
之皆陽不知丞相報下神雀後知從臣問上計長史守丞  
興化條皇天知丞相圖議上奏曰丞相問上計長史守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  
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  
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

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潔之行而以為先天下固未  
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  
啟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六  
田孝廉庶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為  
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  
子嘉納召上計更使待中臨飭如敲指意霸甚慙時吏  
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大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  
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尚書問霸無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無冤刑邑無  
自親君何越職也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數日乃決自是  
後不敢復有越職也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數日乃決自是  
覽出鵬雀漢書注顏師古曰鵬音芬者讓畔五帝本紀舜耕  
歷山歷山之俗謂鵬鷄者是耕者讓畔五帝本紀舜耕  
往耕期年耕之人皆讓畔也一輩先上殿有以上文四  
事對者別自作一等先升也雜為淳以絕澆之則味  
澆淳散撲澆堅堯反薄也則散禿天師與溢通  
出於人挽先為之曰先下先行同軼於京師與溢通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三 漢紀三十三 宣帝本紀第三十三



也。滿正誤。震丞相指歸舍法。今按指字句絕歸字屬下。但言風俗淳厚者澆薄質朴者解散。解音蟹。偽聲軼於京師。今按軼超過也。

三月減天下口錢

考異

賦據昭帝元平元年書減口錢。自高帝始立三口賦。元平六年於三十一。於是又減民賦益輕。或作二十。本。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質實

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卯丁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書法

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終綱目書置常平三開元二年書罷宰相書義倉者一陳乙巳年隋曆五年罷歸宰相書義倉者一陳乙巳年隋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已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行。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襃低印頓足起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







都單于庭書徙居堅  
昆書所以勸即華也

辰戌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與位上惜敞材獨  
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  
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  
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  
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  
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  
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  
**集覽** 緣絮舜案事舜姓  
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集覽** 緣絮舜案事舜姓  
苑注絮尼據反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京兆尹事會  
立春行寃獄使者出會適遇也行去聲案行也言此  
適遇使者出使者部刺史也律立春後不行刑故遣使  
者案行寃獄(抱鼓數起)音將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  
衆數頻也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裝隨使者詣公車本  
作即裝謂即便裝嚴治行李也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

**正誤**

據絮舜今按漢書註絮女居切又音如(竟致其死  
事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今按事字當屬上句漢

書張敞傳云云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告舜  
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  
云云與上文竟致其死事一詞隔越不屬  
**集覽** 冀州注見秦二  
死事一句隔越不屬

**書法**

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  
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書曰免張敞官復以

為冀州刺史改過之  
辭也詳文帝十四年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  
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  
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  
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  
而愛憲王數嗾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  
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



忍也久之上拜常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  
 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  
 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顛名位  
 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  
 所以不能復於後世也夫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  
 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  
 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  
 儒而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  
 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始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  
 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  
 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  
 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  
 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  
 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所行之者果與唐  
 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不  
 玉砮砮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  
 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集覽上必依許廣漢女因依倚  
 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設乎夫同謂石之次玉者

###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  
 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  
 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  
 兄弟爭國不在第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  
 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  
 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強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  
 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郵支亦遣子入侍

### 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

### 遣使分立兩昆彌

烏孫狂王暴惡失眾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  
 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  
 謁者立元貴漿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於小  
 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

**書法** 自漢初始為筭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

錢嘗再減矣昭帝元平元年五鳳三年而筭賦

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

珠屋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

**贊** 珠屋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

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

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

臣萬由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

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

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

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

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

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

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集覽** 款五原塞應劭曰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

曰款寬也請除去守塞之人自保其不為寇害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如馬牛之誼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要

夷狄地要服去王畿已遠謂之君禹貢蔡氏傳曰要荒皆

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孫

奕示兒編曰陸氏音要一遙反非是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  
 裳金璽盤綬王具劔佩弓矢祭戟安車鞍馬金錢衣被  
 錦繡縠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无行宿長平上還登  
 長平坂詔單于毋謂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  
 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  
 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  
 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  
 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  
 諸國近匈奴**集覽**盤綬盤通作淡草名以染綬亦諸侯  
 者咸尊漢矣**集覽**王之制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綬綬用玉  
 具劔佩七制作玉具鐔衛佩刀解云標首鐔衛盡用玉  
 為之鐔音淫劔口旁橫出者也衛劔鼻也佩刀所佩之  
 刀也祭戟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或以赤黑繒為之  
 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或以赤黑繒為之  
 戟注見周顯王三十一長平坂前書音義曰在涇水  
 上夾道陳夾道之兩旁陳列光祿塞初武帝使光祿徐  
 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管贊**平坂在西安  
 城障列亭至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管贊**平坂在西安  
 府涇陽縣西南五十里漢武上甘泉經此有蟲盤而覆  
 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必秦

故獄處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  
 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灑之遂消光祿塞即五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受降城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安息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書**匈奴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  
 三年匈奴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  
 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  
 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十年無百年之運  
 元帝竟寧元年  
 哀帝元壽二年

畫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義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  
 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管贊**左乃蕭何所造以藏秘書宣帝圖畫功臣於此



**書漢**

帝光 和六年 十八學士 尊高 祖武德四年 則不復書之矣

**鳳皇集新蔡**

**管實**

蔡平 志云 新蔡 古呂國之邑 名春秋時 故曰新蔡 漢置新蔡縣 屬汝南郡 晉屬汝陰郡 宋屬新蔡郡 南齊置比新蔡郡 東魏置蔡州 比齊為廣寧郡 隋初為舒州 及廣寧縣 尋改 汝北縣 大業初 州廢 縣復 舊名 唐屬蔡州 宋因之 金 屬息州 元省 入息州 廢 縣 復 舊 名 唐 屬 蔡 州 宋 因 之 金

胡氏曰 宣帝之時 天地變異 刑殺過差 一歲之間 子弟 殺父兄 妻殺夫 至二百餘人 不得稱 為太平 決矣 鳳皇 何為 數來 哉 豈 宣帝 自喜 其政 臣下 有窳 見其 微意 者 故爭 言祥瑞 以侈 耀之 而帝 亦以此 自欺 也 與以 張敬 之所 論 鴞雀 觀之 亦可 見矣

**書漢**

**發明**

於 是 凡 六 書 矣 綱 目 書 鳳 皇 七 而 昭 帝 一 書 宣 帝 六 書 自 是 終 綱 目 無 聞 焉 帝 之 世 果 盛 矣 哉 不 止 是 而 又 播 之 詔 令 不 一 而 足 然 綱 目 皆 削 而 不 錄 至 於 地 震 山 崩 祖 廟 壞 宗 廟 火 日 食 星 孛 雨 雹 殺 人 之 異 則 備 書 于 冊 所 以 抑 祥 瑞 戒 恐 懼 之 意 嚴 矣 居 人 上 者 不 可 不 知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 蕭望之等 平奏 上親稱 制臨 決立 梁丘 易 夏侯 尚書 穀梁 春秋 傳 士 閣 石 渠 閣 何 所 造 曰 黃 圖 曰 閣 在 未 央 殿 北 以 藏 祕 書 其 下 龔 石 為 渠 以 導 水 若 今 之 御 溝 因 以 名 閣 論 五 經 異 同 施 離 論 易 周 堪 孔 霸 論 書 薛 廣 德 論 詩 戴 聖 論 禮 公 羊 則 嚴 彭 祖 毅 梁 則 尹 更 始 異 同 者 謂 與 經 旨 合 否 也 平 奏 已 自 臨 視 所 可 否 上 親 稱 制 臨 決 七 制 解 稱 制 即 制 曰 是 字 而 得 賀 琅 邪 諸 人 從 京 房 受 易 京 房 易 明 求 其 門 人 而 昌 傳 勝 小 夏 侯 都 尉 從 濟 南 張 生 受 尚 書 以 傳 族 子 始 昌 始 昌 傳 勝 小 夏 侯 都 尉 從 濟 南 張 生 受 尚 書 以 傳 族 子 始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尚書有大小夏侯之...

書受建... 梁春秋... 子至聖... 申公授... 也或云... 亦藏秘... 閣以名

書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

皇孫驚生 考證 皇當去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 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子外戚傳曰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 三年甲館畫堂館通作觀並去聲甲觀名畫堂名... 書法 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王政君所生也王氏

烏孫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 書法 綱目公主和親書歸三歲卒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堅昆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郵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  
力為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郵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揭  
丁令堅昆而并之留都集覽烏揭西域國名武帝天漢元  
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集覽丁令揭見武帝天漢元反  
赤髮綠睛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人皆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集覽王良閣道天宮  
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  
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  
動搖則宮掖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亦足以知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無成間鮮能及  
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

後嗣可謂中興矣集覽綜核七制解相參錯為綜不虛  
德殷宗周宣矣集覽拘為核推亡固存書仲勉文也

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今宣帝  
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使遠遁焉故此贊引仲勉

誥語云信威北夷信讀曰仲一說謂恩信及威聲並著  
于北夷信威北夷周宣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今  
與帝之德可正誤信威北夷今按實周堪文

書法武帝之末始書受遺詔於是再見自是歷東漢  
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末而後書賀善贊曰宣  
喪勿絲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

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數最詔年八十以  
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感  
碧雞而趙揚韓之死不免書殺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異  
按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宮  
后曰太皇太后此年再書疑羨



通鑑綱目卷之第...

**書法** 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據下書太皇太后

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

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南一十五里樂游原○赦○三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

有廟許后陵亦在焉○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著

異高宗應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

孫驚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

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

錄仔必傳○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元二年書嘉恤民也終綱目書以苑賦民三章帝

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書法** 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書

桓帝延熹四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二年

五年中平二年後主建興十二年晉甲午年乙未年

並大疫惠帝元康六年七年並疫懷帝永嘉六年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

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

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

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

千歲費鉅萬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

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於

園葬埋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

占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

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元帝初元元年



漢滅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  
 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  
 勤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諛佞用權當時之禹致言也而禹  
 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致言也而禹  
 哉使禹之智不足知愈大矣集覽齊三服官春獻冠舊有  
 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集覽齊三服官春獻冠舊有  
 張晏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頽師古曰衡平也  
 主平其稅入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而多故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  
 苑上林贊貢禹琅邪人

**發明**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  
 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官館減馭馬凡  
 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斷成宦用  
 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一主何哉優柔不絕成宦用  
 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

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集覽戊巳校尉額師古曰甲  
 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

正位惟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  
 名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  
 校尉亦屬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

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贊劉更生即劉向

**贊**

宗正令德之子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  
 以師傳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  
 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  
 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納  
 之史高充位而巳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  
 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  
 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  
 事顯顯為政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議  
 常以中傷人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  
 顯擅權連白以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  
 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



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  
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甚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  
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更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等事曰皆  
其更生發我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許史推所等事曰皆  
與朋相結茶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等不納亦  
奢相稱舉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外戚在位多  
不忠誣上為下獄也請大君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  
致廷尉尉為下獄也請大君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其奏後上召堪更上曰繫獄上大  
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出視  
師傳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

**發明**

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堪皆以無罪  
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

**集覽**

中人宦官也

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  
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  
可與之有為哉考之前史及參以分注止謂堪更生  
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則併以望之為下獄  
何哉觀恭顯召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  
史高宣言亦有先驗師傳下獄之語既曰師傳則不  
但堪更生明矣或者又謂望之他日特以不肯就獄  
之故而死是前此未嘗逮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既  
已併及固無獨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召致切意望之  
是時猶可隱忍至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  
其第故决意自裁爾况恭顯併奏元帝既可其請王  
使果不下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  
故特詳而辯之

**隴西地震**

晉寶 隴西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

敗城郭屋 室壁殺入

罷黃門狗馬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

前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立子驚為皇太子

待詔鄭用驚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  
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  
傳之器上欲以為實帝建武三年并州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發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立  
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  
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  
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  
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

震復者何異之也先是書地震多矣未有一歲再  
震者以是為異也故特書復自是不可勝書繼  
一歲再震不以復書矣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歲再  
震者十三是年安帝末初四年元初三年六年延光

元年順帝末初二年三年桓帝元嘉二年靈帝光  
元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元年而一月再震者二相  
帝建和三年獻  
帝興平元年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  
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機竊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顯為罪之魁此書石顯  
為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為中書令亦是闕漏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上器重蕭望之不巳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顯宜退恭顯以  
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  
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廢人會望之子  
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夫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  
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怏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紀六十一  
宣帝紀  
十一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  
 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  
 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塚終帝之後世是歲恭死遂以  
 顯為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无之易欺而難寤也夫  
 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  
 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  
 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  
 誅恭顯總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  
 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無故者必  
 書法 有自殺未有不書其故者不書其故則望之何  
 矣賜爵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  
 何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  
 不能罪顯又以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

所以深病帝也

發

望之自殺不言其故元帝之繆固無可言者若

以著漢業衰微之本

亥乙

三年春罷珠屋郡

珠屋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  
 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大  
 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之盛禹入聖域而不  
 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亦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  
 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秦興兵遠攻外虛內  
 而天下潰叛孝武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役重寇  
 賊並起是皆郭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  
 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

通鑑纂要卷之...

漢元帝初元三年

廿



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焉  
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消消之  
忿欲驅士衆濟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飢饉保元元也且以死者萬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出功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士  
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  
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  
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十一人  
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  
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集覽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也漸子  
反朔南北方也蔡氏傳曰漸清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  
故言有淺深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  
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鄭玄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  
爲流沙孔穎達曰流沙當是西境之北有居延澤古文以

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記當在居延縣西北大遠矣志言  
非也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  
沙沈括曰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  
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  
也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  
里始涉沙入党項界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  
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州西  
積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州西州西州西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  
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欲與同江黃二國並  
欲與同江黃二國並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  
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  
地志云秦時黃都光州定城氏羌注見光武建武十  
二年蠻荆周本紀秦伯亡如荆蠻正義曰楚滅越其地  
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荆故通號吳越之  
地爲荆及比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朔方注見武帝  
元朔二年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獻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  
趾之南周成王時重九譯而來獻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  
帝元狩元年駱越注見文帝元年駱越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  
中心悄悄注悄悄猶悒悒也悄悄烏玄反保元元戰國策



子元元注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言喁喁也正設情情今按愷愷憂也情當如可足愛貌未安其說正設情情今按愷愷憂也情當如情之質實汝南郡晉未省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名戰國屬楚秦蜀九江郡漢屬汝南江夏二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定城廢縣西一十二里賈捐之洛陽人誼之曾孫

夏赦○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

質實甘泉宮注見文帝三年建章宮注見武帝太初元年○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猛堪弟張猛城固人子也質實騫之孫也

丙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質實祠后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集覽周子南君武

子南君以奉周祀質實一統志云承休漢之縣名元帝所置屬河

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東○三月帝如雍祠五時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

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

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匈奴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厚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郵支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郵支殺之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  
烏孫所困遣使迎支欲與合兵取烏孫支數怨烏  
孫遂引兵西衆寒道死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支  
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支數擊烏孫至赤谷  
城烏孫西邊空虛  
不居者五千里  
武帝元朔三年  
匡憐東海承人

寅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

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因  
極人氏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  
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下亟反宮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也注趨數音促速正義曰鄭衛之音即靡  
靡之樂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  
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滄過焉聞水中作此  
樂因聽而寫之既還為晉平公鼓之師曠曰曠之上有地  
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鄭玄曰曠水之上  
間在濮陽南以界乎鄭衛  
二國之間故名鄭衛之樂  
質實  
薛廣德沛  
國相人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

書  
終綱目舉敦朴二  
年順帝陽嘉元年

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上耐祭宗廟

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注云其曰上者當時  
臣子之辭今不用此年書上必傳錄之誤  
獻也耐注見武  
帝元鼎五年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汗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張猛進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邪遂從橋

通鑑綱目卷之六  
漢元皇帝永光元年  
古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書漢是以災害也於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

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紹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通

進今邪正雜糅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譖怨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非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未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正臣進者治之表也見此臣所以寒心者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少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譖邪而進也譖邪之所由進也賢人退而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進也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進也賊之口持不士消治亂者開群狂之端在門譖邪進則衆賢退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在位歷年而反用賢未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反用賢未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砥流言飛文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社閉群狂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列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  
 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揚  
 不與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與朝臣斷  
 不可先祿勳何邪。與頌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  
 不可於朝。走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  
 誅。故言堪不可。賜爵爲國養恩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  
 曰。臣愚以爲可。賜爵爲國養恩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  
 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傳之  
 直。著名上書。告堪。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葛。豐。以。剛。  
 言。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暴。朕。不。忍。  
 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暴。朕。不。忍。  
 證。之。辭。暴。楊。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廢。  
 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  
 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司。馬。公。曰。豐。於。  
 聖。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竊。也。欲。比。  
 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明。揚。與。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  
 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  
 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常。繼。若。其。認。則。堪。姦。所。以。爲。治。  
 今。兩。責。而。俱。棄。之。則。集。覽。章。交。公。車。人。滿。北。軍。言。奏。章。  
 美。惡。是。非。果。何。在。哉。集。覽。章。交。公。車。人。滿。北。軍。言。奏。章。  
 傳。注。上。章。於。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北。軍。注。見。宣。帝。地。節。三。  
 法。治。之。又。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北。軍。注。見。宣。帝。地。節。三。  
 年。踰。時。一。時。三。月。也。二。府。丞。相。府。御。史。府。出。令。則。如。反。  
 汗。今。出。善。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易。漢。汗。其。大。號。朱。  
 氏。附。錄。曰。號。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易。漢。汗。其。大。號。朱。  
 這。箇。物。出。不。會。反。醜。詆。醜。惡。詆。毀。也。流。言。謂。其。言。如。水。  
 之。流。謗。毀。無。實。飛。文。無。姓。名。之。文。不。知。所。從。來。也。汲。引。  
 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險。不。知。所。從。來。也。汲。引。  
 波。通。詩。卷。耳。篇。序。險。波。引。之。而。升。也。險。不。知。所。從。來。也。汲。引。  
 斷。斷。不。可。光。祿。勳。徐。廣。曰。斷。魚。中。反。斷。云。險。波。寄。反。字。與。  
 向。傳。注。斷。不。可。光。祿。勳。徐。廣。曰。斷。魚。中。反。斷。云。險。波。寄。反。字。與。  
 壘。本。作。故。斷。不。可。光。祿。勳。徐。廣。曰。斷。魚。中。反。斷。云。險。波。寄。反。字。與。  
 京。師。城。門。屯。兵。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言。豐。前。爲。司。隸。  
 校。尉。時。於。春。夏。繫。治。人。也。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前。爲。司。隸。  
 隸。捕。巫。蠱。賢。實。名。一。統。志。云。諸。葛。豐。琅。邪。人。魏。里。漢。初。縣。  
 郡。治。所。後。廢。之。故。城。在。西。安。府。東。漢。以。後。因。之。晉。爲。始。平。  
 南。一。十。里。即。犬。丘。城。也。其。西。城。名。小。槐。里。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美元皇帝紀元元年

共



言

於是豐効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

帝也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  
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  
尹可立得興曰君考下筆言語妙得天下使君考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考為尚書  
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  
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與奏以為可試  
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  
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捐之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子  
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邪攻邪其能免乎  
覽言君蘭為句君蘭揚興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  
免復姓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  
後因為氏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真大治者非文致  
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  
列子黃帝篇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史記秦本紀  
自黃帝作為禮樂法度  
身以先之僅以小治  
質實  
五鹿充宗  
頭立人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卯巳

二年春二月赦。以常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夏

六月赦

書

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  
再書大赦一高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十二年書赦一  
帝七年始書赦凡二十四年書赦一十八年書赦一  
七宣帝二十五年書赦一十四年書赦一十八年書  
鳳皇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矣  
合而考之秦皇呂后不論莫踈於文帝其次惠帝  
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通鑑

卷之六

漢紀六

十二







大破之

上以龍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  
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  
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叛不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  
發不冉興糧不三載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  
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  
收斂未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  
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  
於四萬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而曠日與一舉而  
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  
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  
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  
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  
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集覽師不久暴劉伯莊曰暴  
於郊野之外無慮注見五代唐明宗長

庚辰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

貨實

一統志云濟陽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為

齊陽國於此東漢廢之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

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無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

書法

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五年至帝

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  
袂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  
亦可見矣

辛巳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

通鑑綱目卷之百六

漢元帝紀卷之百六

廿



若

夫猛自殺

考異

提要猛自殺上有堪卒二字據分注刊本漏也

上以日食召諸前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藉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榮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日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君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前言日食谷在堪猛者責問之因徵用二公則日食召既知猛矣而又縱顯譖之自殺帝誠何心哉猛不書官蒙上文也

箴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亟退况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群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填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集覽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宜毀穀梁傳曰作主壞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也老蘇族譜引曰服始於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則喜不憂憂不弔喜不憂憂不弔則塗人也毀其廟而不祭矣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云太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理之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主於墓所不埋夫藏主於墓而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書法** 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  
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  
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  
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書法** 符筆也帝於是  
可謂知節矣

壬午 五年秋穎川大水 **實** 穎川郡名注見  
靈帝中平元年 ○冬十二月毀太

### 上皇孝惠帝寢廟園

**考異** 孝惠下本  
或滿皇字

從帝玄成  
之議也

**發明** 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為之已毀  
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至微猶謹之若此况

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爾承襲已  
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  
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廟園明年  
書罷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廟園明年

書皆議  
之也

###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  
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  
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  
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成王而不敢專其名是以  
上天歆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  
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  
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情性而王道畢  
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心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  
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  
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



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  
 陛下戒之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  
 得而防未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  
 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  
 不踰尊新不先也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  
 非禮之外其禮文而巳乃中心與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見之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  
 動以亂國家故當親者疏防其端禁於未然而不以私恩害  
 公義傳曰正家**隹覽**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樂成頌  
 而天下定矣**隹覽**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樂成頌  
 古曰樂音洛巳成之業也天察用明大過也詩始國風  
 亂也禮本冠婚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  
 始也禮本冠婚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  
 為國本也昏義曰冠於昏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禮之  
 用醴記冠義曰冠於昏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禮之  
 人之北也適子冠於昏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禮之  
 當醴之動靜游燕所親每動靜游燕之間必皆與所親  
 俱者

###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  
 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屯氏河東  
 決清河靈鳴犢**隹覽**塞宣房本防初河決也屯氏河東  
 口而屯氏河絕**隹覽**塞宣房本防初河決也屯氏河東  
 防義取宣導防壅也館陶注見晉書武帝宮其上名曰宣  
 氏河在魏郡館陶縣境內也徒渾反隋誤以屯為毛乃  
 置毛州失之矣清河靈鳴犢口史炤曰鳴犢以屯為毛乃  
 河名在清河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管實**一統  
 宣房宮名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  
 上屯氏河即衛河也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  
 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  
 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發登州府  
 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漢  
 之郡名治武城縣後魏移置清河郡及縣於漢歷城縣



北齊移治仍舊後周置貝州郡如故隋罷郡以清河縣屬黔州五代晉陞為永清軍宋改為恩州金屬大名府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河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即此

癸未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隕石**

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梁國名注見景帝三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甲申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

**信都**

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秋

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何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功課吏法上令

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謂上意然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則今何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君之房曰然則若是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危知何不覺寤而更求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其然之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其然之也房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乎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震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亂耳尚何道房曰盡備陛下視今誰與洽邪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視前也上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如天下之士者房

信都

信都

信都

信都



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  
 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  
 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房欲遠之建言  
 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族房自請歲竟乘傳  
 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前考功法去新豐上封事曰臣前  
 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始去新豐上封事曰臣前  
 六月言中言遜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新豐上封事曰臣前  
 尚復何言且房弟謂姚平謂臣曰滿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  
 威自此成也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守郡自詭効  
 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又言議者欲爾絕臣而陛下聽之  
 死為姚平所笑至陛下又言議者欲爾絕臣而陛下聽之  
 此象氣所以不笑而太陽無色者唯陛下下母難還臣  
 而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傳道其  
 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傳道其  
 語傳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傳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  
 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傳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  
 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者乎京

房事元帝得為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  
 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  
 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其道徒  
 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  
 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  
 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集覽焦延壽姓焦名天字延壽  
 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集覽焦延壽姓焦名天字延壽  
 之為節也即注見武帝元朔三年集覽焦延壽姓焦名天字延壽  
 通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豎音樹刀與躬  
 故使之通命令給小事馬顏師古曰豎刀即寺人貂齊  
 桓公之闈宦也管仲死桓公以豎刀為相桓公病易牙  
 與豎刀作亂房指京房之指意已諭為句論曉也新豐  
 本京兆鄠邑也漢高以太上皇思乃築城寺市里似  
 豐縣又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宮也後縣廢屬臨潼縣  
 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後縣廢屬臨潼縣正先  
 姓名也左傳宋上卿正考父之後章皆持東與王章文  
 豪也所作求朝之奏章並持向東以與憲王註誤註古  
 賣反亦誤也案景帝詔曰吳正誤按草字當屬上文奏  
 王濞為逆註誤吏民即此



字為句蓋以記房所說密語并所作求朝奏章

質實

志云京東郡頓立人焦延壽東郡頓立人魏郡頓立人  
所置治鄴縣東漢末冀州徙治鄴魏郡頓立人魏郡頓立人  
稱都之鄴郡魏郡徙治鄴魏郡頓立人魏郡頓立人  
北齊武帝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  
郡治安陽隋初鄴郡為相州大業初復改魏郡唐為相  
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梁置昭德  
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梁置昭德  
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為彰德府隸河南道新豐注  
見成帝鴻嘉元年(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年  
**發明**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  
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易也雖然此特為房  
而殺之是為足以為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  
官其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

質實

陳咸沛郡相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牟  
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牟  
少府五鹿充宋結為黨交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恐天子  
一且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  
詔吏開門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  
顯矯詔開宮門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  
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私  
非一願歸樞機受後官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  
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歎勞勉顯加厚賞賜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  
事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  
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類也荀悅曰夫  
侯臣之惑君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  
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  
道之本正已而巳其真然後應之則**隗覽**  
行事物必核其萬事實於下矣  
表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隗覽

印執政所持信也



纂倫追及禮記繫繫如貫珠綬組也若若長貌顏師古曰印纁纁綬若若言其兼官據勢也應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乃時歸誠時時歸誠疑以取信於上滿蓋刻滿法以銅為渴鳥狀如鉤曲注水以浮刻滿之箭律歷志立畧儀下滿刻以追二十八宿注滿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財幸財與總通淺也猶言僅也謂財近愛幸

正誤

從其言也見漢書賈誼傳注

質實

朱雲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葬

提要閏字上

畫

太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畫

綱目雪不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冬西

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支

單于於康居斬之

質實

一統志云陳湯山陽瑯

始郵支單于自以國大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郵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西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威名遠聞侵陵為孫大死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戩焉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湯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入朝見天子哀閱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



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入見將軍  
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容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  
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橋  
並入單于被鉦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帛書諸鹵獲 **集覽** 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吉送其侍子  
以單于庭到支殺之所以求問谷吉何為而死也今乃  
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到支至其國與之合兵  
也康居國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剽悍剽與標  
通漢書項羽標悍史記作標悍索隱曰標疾悍勇也或  
云標輕也並匹妙反非凡所見小常也此非尋常所見  
之事進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羽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之者迫與之戰也鉦鼓鉦音征鉦也似鈴柄中上下  
通周禮以金鏡止鼓注鉦亦交反小鉦也鹵橋兵器也  
所以蔽身扞目者鹵或作櫛大櫛也櫛豎也鹵橋字本  
作盾被創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創字本  
**發** 廷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  
兵者蓋殺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乃以湯主

戊丙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橐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  
今有疆漢匈奴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  
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  
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  
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  
廟赦天下群 **集覽** 縣頭橐街縣南門內晉灼曰橐街有  
臣上壽置酒 **集覽** 在長安城南門內晉灼曰橐街有  
蠻夷邸若今鴻臚館掩骼埋胔者不以死氣迎春文鄭氏注  
骨枯曰骸肉腐曰胔掩埋之者不以死氣迎春文鄭氏注  
江百反 才賜反

書法

書與甘延壽襲擊何不以此矯制累延壽也樓蘭  
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延壽也前書

通鑑綱目卷之六

漢紀五十四

四



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質實藍田縣各

注見周報王四年(霸水)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安陵)惠帝陵邑注見惠帝七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書法**岸崩爾常事也何年以書壅水逆流則非常矣終是年而壅涇水者二年新莽丙子年

**發明**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

亥丁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謹 集覽 寢廟園寢謂陵上寢 本在宗廟後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不平)疾 愈未

**書法**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不平故也漢人輕議宗廟之罪大矣備書譏之

**發明**既毀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又從而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

是書之者惡之也 豈書之者惡之也

徒濟陽王康為山陽王質實濟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 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之單 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 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



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索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  
 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  
 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  
 谷往來差難邊長若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利不可一也夷狄之  
 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  
 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  
 梁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獨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妻五也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  
 漸五也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  
 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來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禁  
 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  
 天子使車騎不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  
 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梁障  
 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亦以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于恠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覽良家子如淳曰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又注見  
 漢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也即突厥中磧曰沙土  
 塞先代反塞之為言隔也徵音也亭隧注見武帝征  
 和四年關梁周禮司關注關北之塞也亭隧注見武帝  
 舟為梁將軍嘉將軍名也質實政三年郡名注秦王  
 姓許闕氏注見高帝六年郡名注政三年郡名注秦王  
 見唐莊宗同光二年遼東郡名注政三年郡名注秦王  
 見秦王政三年陰山注同上郡名注政三年郡名注秦王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  
 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救宜侍惟慳天子召見遂因言顯

漢書卷之第... 漢元帝紀第五十五



穎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元大鴻臚  
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  
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曰善是也  
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察節儉太子少  
張譚是也其以少集覽野王名也字君質實馮野王  
傳為御史大夫

### 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  
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  
以廣灌溉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為  
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親愛號曰召父徵為  
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費數十萬集覽召信臣  
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集覽召信臣  
與邵通音寔照反周文王子邵公顛之後阡陌劉伯莊  
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也陌莫白反風俗通曰阡陌田  
間道也以視好惡視古示字漢書高祖視項羽無質實

臣九江壽春人

###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司隸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宜有使臣迎勞道令司隸反逆又繫案驗是  
為鄧支報讎也上立出使延壽湯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  
至論功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爭欲乘危邀顯之議以之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顯之議以之  
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遣顯外議以之  
伏劉向疏曰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殄外議以之  
承聖指倚神靈欲誅之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  
北藩累世稱臣莫大焉論功者不錄小過舉大莢  
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  
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

漢書卷之六

漢元是帝紀卷九

年



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若  
 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  
 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以勸軍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  
 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衛顯以為公卿議封焉議者  
 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  
 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  
 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  
 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  
 義毀泉臺則惡之所慎也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  
 之事先王之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  
 罪之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  
 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  
 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  
 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大小乎哉

集覽  
 出立

靡讀與繁同散也貳師李廣利也為貳師將軍功德百  
 之功與德百倍勝之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時烏孫  
 昆彌上書言匈奴侵擊唯天子出兵救之漢遂遣常惠  
 護封為長羅侯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奉使克  
 渠犂神爵二年匈奴非亂日逐王先賢揮欲來降使人  
 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京師上嘉吉功封安遠侯  
 解縣讀曰懸解到縣之義追訟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  
 宣帝時汝車國殺漢使者衛候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  
 汝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其矯制雖有  
 功不可為後法乃以為光祿大夫今杜欽以事雖已往  
 故追訟之毀泉臺則惡之公羊傳莊三十一一年築臺于  
 而為泉臺築之毀泉臺者何即臺也未成不為如臺既  
 成而已春秋譏之謂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  
 先祖之惡且以其無害於民也舍中軍則善之舍首捨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春秋襄  
 國一其將命卿魯次國也命卿一人無中軍春秋襄



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作三軍者何三  
卿也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君子善其復古以為不害於  
民也 **貨實** 受封為侯即此東漢初縣名屬沛郡其延壽  
南陽杜衍人延年子也

### 五月帝崩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 **貢薛** 常匡送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  
業衰焉 **賈覽** 賈德常玄成匡衡

**書法** 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  
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  
實自帝始 **綱目** 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  
也與斷

### 復罷者寢朝

**書法** 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  
哉 **綱目** 詳書之 **所** 所以深罪之也

### 六月太子驚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  
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擊鼓殿左右習知  
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舟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  
若乃器人於絲竹鼓輦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太子前  
可相國也於是立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  
而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  
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  
母者乎以責誦丹丹安有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  
疾切太子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妃讀與配同嚴恪恭謹貌嚴讀曰嚴路寢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寢前殿也朝諸侯群臣之處基植正誤中嚴讀之節今基墻始也植謂植榦板築之木也中山王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今按長字上聲顏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按史冊傳臣子下有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一句故仲馮以為宜屬下句綱目節去此句而臣子二字一本改作太子豈朱子意邪刪質實一統志云魯人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質實一統志云王鳳元

**書**書元舅何譏松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故魏舟書舅王鳳書舅王崇書舅

**發明**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君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憊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群下多質實高陵縣名注見周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高陵王四十九年

**書法**於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

爵關內侯集覽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平阿侯王譚成

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



漢王 質實 一統志云安成漢舊縣名屬汝南郡後 夏四

月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 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 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 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書漢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

發明

乃反傳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 失亦且如水投下成帝初政 繆矣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書漢 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 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 書不與焉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又罷紫壇為飾女樂鸞路駢駒龍 馬石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周顯王四十年鸞路駢駒駢赤色馬也二歲曰駒記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路駢駒駢赤色馬也 郊特牲曰牲用駢尚 赤也用犢貴誠也

庚寅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集覽

雍五時注見景帝 中六年郊五時陳

寶祠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雉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 命曰陳寶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似肝也索隱曰云于案云 語辭也贊曰殷云案殷聲也云足句之殷也陳倉縣有寶 夫人祠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成帝建始三年

臣



常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  
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  
腦媚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  
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  
聲雄止南陽有赤光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  
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括地志云寶雞祠在漢岐州  
陳倉縣故城今陳倉縣東有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葉  
縣屬南陽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史記秦文  
公獲若石於陳倉祠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一從匡衡之請也

始親祠南郊滅天下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

初陵質實渭城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咸陽縣○三月

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

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  
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  
儀不厭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發而不由則女德不厭人  
德不厭容則貌改前以改前之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  
四十容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後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  
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後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諫申生象幸今聖  
主宜於春秋有隆建九女之制詳擇義后妃之議將  
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義后妃之議將  
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  
卡之為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法度循故事而太  
后禮一娶九女九女之制也公羊傳九女之事而太  
矣一聘九女九女之制也公羊傳九女之事而太  
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勝注古者諸侯取適夫及左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成帝建始二年



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禮也媵之非禮也公羊傳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禮也媵之以姪從公羊傳注必以姪從之者欲使一國則二國往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疏解云不相嫉妬共保其子也後來異態顏師古曰來古詩詁正長之字後徠謂後進者態意也支度謂度擊之衆如木之有枝也間離也晉衆曰庶支度謂度擊之衆如木之有枝也間離也晉獻納諛申生象辜注見高帝十二年晉反小弁詩以羶姬故廢太子小弁之作韻會下作弁薄干反小弁詩以羶姬故曰周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諛遂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詩以自怨

**畫**

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何許氏嘉文嘉廣漢弟也此其倫后異其文者五惠后張氏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兩漢立傳氏桓后梁氏皆有

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街王二女長曰巋渠閼氏生四子曰陶莫臯曰且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閼氏生四子曰陶莫臯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陶莫臯大閼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集覽**

且且莫車反下且糜胥同

三年春三月救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閼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韓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魘令吏民上城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羨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

**質實**

一統志云王商蠡吾人樂昌侯武之子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漢成帝建始三年 七



書法

書詁言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詁言  
三 是年哀帝建平四年新莽乙亥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上欲專委任王  
鳳故策免嘉

書法

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始此策免之辭有三  
策免其官某者無罪之辭也其官某有罪策免  
者有罪之辭也其官某策  
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  
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質實

一統志云谷  
永 棗陽人

書法

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  
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免為庶人

質實

王三十一一年千乘郡

集覽

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顏師古曰法

辰壬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累二

集覽

肥累邑各屬真  
定古肥子國也

質實

一統志云肥累漢之縣名屬真定國即古之肥  
子國後廢之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亳未

詳沿革或疑即亳縣  
未知是否姑闕之

書法

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  
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年鴻嘉二年

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  
元延四年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  
其兩地同月而隕  
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書法

書法

書法



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書法**

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

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祗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夫乃欲自託漢吏制其權柄有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小數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台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曖昧之弊說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乎天覆之普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

**集覽** 申伯之忠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伯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矣馬通武帝時以捕斬重合侯功封安陽侯後事昭帝謀反族誅皇太后許氏而先不發覺何羅等功封博陸侯其妻顯弒皇太后許氏而先不發覺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昭昭之白過舍式夜反釋鼻多繫無辜聽曖昧之瞽諛之惑反於道如無目之人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也

商異依物曰商異謂災異也湛溺之意谷永傳注湛瀆曰沈沈書泰誓沈酒冒色蔡氏傳曰沈酒謂瀆也

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母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

宮已魯字乳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求此鳳對在始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求此鳳對在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永前為光祿大夫則同建始四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建始四



年中正誤荷異政事今按谷永之意以災異為偏寵無

溺之意今按湛溺女色與耽通樂之過也說文作湛字從女谷

未正指湛溺女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

解偏駁之愛今按偏者不周也駁者抗也

雜而不純固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

人周宣王母舅封申築城于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內

詳見詩大雅篇白虎殿在城西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

### 秋桃李實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

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

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譏佞以求吏民過失

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

廢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

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史武帝置掌奉詔條察州不省也六條注見獻帝建安

以六條問事非修所問即不省也六條注見獻帝建安

也雖細微事亦謹呵之申飭本傳飭作教注教約也

### 賢實

宣一統志云薛

書法 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

大異也終一網日書

桃李秋實一而已

###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

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

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

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

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



五經通義卷之六

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  
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  
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且四萬所

**集覽**

今難辨明也書禹貢九河蔡氏傳曰爾雅一徒駭

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索七鈞鑑八鬲津  
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索為  
或一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謂今  
滄州之地後為海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  
在其地後為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

則九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  
於推考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北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去北斜行

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矣酈道元亦謂九河  
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

名十里隄在東郡白馬縣東五里

屯氏河注見元帝永康五年靈鳴犢口注同上年九河  
已見爾雅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北二

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  
河在慶雲縣西南簡察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鈞盤

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與此多不合又先儒  
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而傳以舊道元亦謂九河

苞倫于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道元亦謂九河  
存于此已上說見河間府志東郡注見

光武建武八年金隄注見文帝十二年

**以王尊為京兆尹**

南山群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

清拜京兆尹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通鑑綱目卷之六



河平元年

癸巳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內爵圍杜壯  
侯關盛欽  
以集覽小石延  
篋為落兩世  
外蕃與船為  
而籠絡通而  
之竹下者廷  
三以世  
十六竹  
六日落  
日隄長  
成四丈  
賜丈大  
延世九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嶺南命盜所收  
居財物湯之坐免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嶺南命盜所收  
湯則思將帥之臣湯之瓜牙不可不重故君于聞鼓  
坐言事非是幽囚之過宜為君者之吏欲致之有大  
記人蓋之報况國之過臣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  
加惟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  
非所護段會宗為臣也書奏詔出湯辱爵為士伍會  
域都自救大將軍言湯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燬  
兵以宣空湯擊郵支特中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  
湯見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  
示以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何  
言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何者兵刃朴  
主勿憂且後敵今圍會宗者入眾不足以勝會宗唯  
歷特乃至孫謂報辭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  
解矣湯知烏孫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  
解矣湯知烏孫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  
從事申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惟不棄為埋馬也歷蓋  
為子貢埋也士伍注見周報王五十八年歷時也蓋  
一月時實宗一統志云段會  
書法湯拜官不書所自掩明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  
功之則過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  
湯之過不坐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可  
讖矣故特筆書之自是書免為廢人徒燬煌則以鳳  
死而商惡之也書詔還陳湯長安則以王氏決勢而  
眈育言之病漢而已矣網  
自屢書之病漢而已矣網

漢書卷九十九



書法 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  
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者延世而已詳文帝

年十二

###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  
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  
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使妾媵之手不得唯陛下祭  
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媵之手不得唯陛下祭  
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考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右所以扶  
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所以  
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右其刻心  
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受詔如此為句壹猶言初言家吏勿受詔便如此  
減省詔此今按壹與大  
壹受詔此今按壹與大

###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  
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  
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  
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今較然易  
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  
塞詔集覽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奇請謂  
而已集覽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奇請謂  
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鉤摭也接也  
也毛舉數事類師古曰舉行毫毛之事言其微細之甚  
也見漢書

###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綱目卷之第六

漢成皇帝可平二年

三



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  
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失其國聘貢之心擁而更受其  
慕義之君也夫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利而絕  
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而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困而後受之適合其策使不得歸  
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謀懷附親  
詳也上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  
心便到官位如故

沛郡鐵官冶鐵飛質實沛郡注見秦始皇  
書鑑不書

夏楚國雨電質實楚國注見  
書鑑不書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集覽昌邑王被廢國除為山陽郡  
括地志云山陽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今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質實陽漢之郡名  
治東緡縣後改為陶國曹魏廢之故城在兗州  
府金鄉縣界內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

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平阿縣名未詳沿革一統志云曲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

漢初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

十五里書法前序五侯建始元年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也書悉封諸舅為列侯漢之衰可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  
 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  
 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  
 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  
 竊痛傷尊脩身素已砥節首公刺畿不憚將相誅惡不  
 避豪疆功著職修威信不廢昨以京師發亂選用為知  
 賊亂既除即以佞巧發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不賢如  
 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尊素行審如  
 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絕欺詐之路  
 深詆以愬無罪以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  
 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集覽** 湖三老公乘興湖縣之口絕欺詐之路  
 為徐州刺史二年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請  
 見漢王劉邦二年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請  
 言庸遠象龔滔天堯典靖本作靜龔本作恭孔氏傳曰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遠背之說  
 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傳致奏文傳讀曰  
 附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砥節首公砥礪也首始

中門為雉門設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  
 一觀飾文深詆矯飾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  
 文法而深刻詆詆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

**書法** 皆自置刺史至是八年以京兆尹為之者二張敞  
 王尊終西漢  
 書刺史三

兩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

**考異**

此伐夷狄當  
 書擊不當書

年討與元鼎六年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  
 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  
 者選更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眾以相  
 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戡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責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  
 罪惡未成疑疑漢家加誅陰救太守往以秋涼時入其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其



王侯尤不執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故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  
 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  
 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其薦陳立為牂牁太守  
 立至輸告與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皆  
 國召與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  
 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  
 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師古曰鈞時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牂牁郡  
 音義曰選更柔法也更與蠕通律書選蠕觀望索隱曰  
 小郡曰尉遠城讀曰裁孫吳將孫武子齊人吳王闔廬  
 以為將吳起衛人先為魯將後去魯歸衛衛文侯以為  
 將賁育士注見武帝建元六年選任職任平聲堪也選  
 太守之堪任此職者不毛之地在子窮髮之地注地以  
 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  
 之地也左傳食士之毛注士地所生之物曰實實  
 楚北威齊魯顯名諸侯所著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  
 注見秦昭王五十二年陳立蜀郡臨  
 印人(牂牁)郡名注見武帝元光四年

未乙

三年春正月楚王躡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叔父也詔以其素  
 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成侯  
 一統志云廣成漢之縣名屬沛郡晉宋仍舊元  
 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

二月隄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實實  
 隄為郡名注見光  
 武建武十二年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樞書頌散亡使諶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  
 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於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實實



洪範五行傳論傳祿慈  
反解說洪範正經者

**書**

齊書求遺書何羨也終綱目書求遺書四年是年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丙申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  
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集覽**

多質言為人少文飾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奏商印綬商以憂

卒

**考異**

有王字

琅邪太守楊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  
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奏鳳不與賜連昏  
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  
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  
發病歐血薨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  
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  
志云樂昌漢之縣名屬東郡後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  
城東南四十二里商樂縣境內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  
年鳳四年

**書法**

凡書收印綬皆無罪者也據  
董賢竇憲侯覽收印綬不書

**發明**

凡物無兩大之理權貴無並立之勢當是之時  
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直然亦外戚疏屬  
鳳側目已久况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  
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  
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  
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寧不愧哉

以張禹為丞相

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漢成帝十四年

四七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

**質實** 禹襄國人

**蜀賓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蜀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慙快其求者為壞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皖非蜀賓所能越也其細慕不足以為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通貨市買以獻為各故煩使人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嶰有三池磐石阪道險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嶰嶰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無至辱之命送蠻夷實利賞賜賈市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

**集覽**

蜀賓西域國治循鮮城蜀賓利賞賜賈市而一至云

**山陽火生石中**

**質實**

山陽國各注見河平二年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敞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執

前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官滿朝廷社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  
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雎之徒得間  
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  
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讎介留之  
京師上謂共王我未育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復  
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  
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  
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  
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廷問  
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廷問對曰天道  
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  
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災異於心下安百姓此  
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於心下安百姓此  
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陶王發為大臣  
國為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  
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  
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  
死無所懼鳳之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  
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於後宮苟以私其妻弟  
且羞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  
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聞社稷計且唯賢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  
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  
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  
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碎左右時鳳從弟王子音  
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  
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鳳太后聞之垂涕不食視  
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鳳起視  
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之於是鳳起視  
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竟死胡殺子  
盪腸非所宜言下章使廷尉致其大逆罪章引竟死胡殺子  
妻病滿三月賜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  
遂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賜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者令傳曰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假不敬之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意即以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

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

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發

盡其意加於前以罪下也鳳行其策咸

諭也言未會令王鳳之知由用公之謙懼由行也周公

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諱之聽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

公自謙退恐懼擯侯王以獲疾專權乃令出關就封

后之弟魏封侯王以獲疾專權乃令出關就封

邑放武安侯之欲放棄也孝景帝王皇后母弟田舍武帝

封為武安侯之欲放棄也孝景帝王皇后母弟田舍武帝

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謙退定陶共王元帝

子名康定陶其對也謚曰共音恭緘介織細介開

也謂不以細事問于懷一朝有他猶言恐一旦崩去

建遣建白於上而遣之雅遠推通回反排斥之也遠去

聲疏遠之也(壘)陽壘猶言洗滌(賜)告注見武帝建元六

有罪可疑而難知者闕而從輕(正)誤(按)之知當作知

諭王鳳知之(質)杜陵人奉世之子(合)浦縣名注見武

帝元鼎六年

以薛宣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不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

知惠不能不問以法為師可問而不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

笑曰吏道以法為師可問而不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揚湛謝游皆貪猾不遜

宣察其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去又頗多盜令

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僻小易治宣得吏尹賞久用事吏

宣即奏二人入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尹賞久用事吏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集覽

高陵令馮明郡屬縣之令謝游







襄啞外內之姓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  
 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  
 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歆不能其言其  
 意曰君且休矣吾時思之然終不聽其言  
 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成帝諸舅也擊斷自恣  
 淫陽擊斷無諱裴駙曰謂攻帝諸舅也擊斷自恣  
 擊斷擊斷謂刑人也依東宮依上聲恃也  
 讀與管同專之也顏師古曰樞機近要之官也  
 機密之司也常衡傳曰天下主昭帝元鳳尚書又  
 曰尚書職在機衡蓋主昭帝元鳳尚書又  
 主謀反呂霍惠帝高后時呂台呂產呂祿之輩  
 霍光霍山霍禹之屬皆女后之戚專擅朝政管蔡  
 三國漢後主建興九年去聲言先入也援近援  
 其人微象見形向反為去聲言先入也援近援  
 引之使得親其象根也田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  
 鄉注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入微象今按  
 同上正誤先見屬上文為句為如字言凡物之盛  
 非常之變預先著見  
 以為其人微象也

秋關東大水○定陸王康卒

諡曰恭

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質實**

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

亥巳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穎川鐵官徒作亂討

平之

**質實**

穎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穎川鐵官徒中平元年  
 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  
 伏辜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通鑑綱目

漢書

...



庚子

四年夏四月雨雪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  
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  
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居不肯事  
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  
詔譚領城門兵由

**書**

自武帝增重加官網目卒大司馬未有不書姓  
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  
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  
皆不書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舊**

謹救句絕謹潔也  
救通作飭脩飭也

**書**

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建始四年於是再書大  
異也其為異奈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終

綱目書四  
月雪二

○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

**管實**

一統

虞人吉之子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前漢綱目卷之六

三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後學 新安 汪 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 昭 考證

後學 慈湖 王 幼學 集覽

後學 毘陵 陳 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 智舒 質實

後學 永新 劉 友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 起莘 發明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凡二十二年  
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成帝鴻嘉元年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  
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  
少府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  
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蔡氏傳  
天工不曠書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氏傳  
曰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職天工天之工也  
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  
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

又戲注見秦 **質覽** 魏一統志云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後  
二世元年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臨潼以水為名

神龍初復為新豐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臨潼以水為名  
昭應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臨潼以水為名  
金元昌陵注見綏陽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西  
安府昌陵注見綏陽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西

徵行 上始為徵行從期門即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  
市里如寄遠至旁路關維徒馬常備從武帝置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集覽** 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置  
帝時更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二千石 **質覽** 富平縣  
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 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  
武帝建元二年是年桓帝元嘉元年  
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 **集覽** 位特進  
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集覽** 為何胡  
廣漢制度曰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  
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隋百官志曰特進舊位從  
公光武以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若鞮



寅壬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  
 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告人君其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  
 雷聲故經載高宗雉告人君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  
 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  
 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  
 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  
 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  
 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命在朝暮而已如  
 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  
 不然老母安得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  
 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  
 立災變尚雉覽博士行大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充重天子  
 可銷也雉覽博士行大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充重天子  
 射畢徹虎侯次諸侯射次卿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  
 鳴也於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雉覽博士行大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充重天子  
 一統志云承明殿在西安府城西北一雉覽博士行大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充重天子  
 十四里未央宮內鴻嘉初有雉集於此雉覽博士行大射禮唯天子為備大射充重天子

矣已

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  
 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為初陵徙  
 氏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集覽初陵成帝以渭城質  
 徙郡國豪桀五千戶于昌陵集覽延陵亭部為初陵質  
 實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質實杜郵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請闕謝赦不誅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成帝紀

三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  
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陵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  
街之於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  
虎殿於是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  
後上大怒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  
縱不舉奏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  
剗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  
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一  
將軍薄昭故事音籍稟請罪商立根皆負斧  
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也孟康曰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曲陽侯王根也第宅  
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將一施之言今欲施行一苗漸  
豪藉慈夜反薦也薦藉芻稾以示自貶也負  
斧質負背荷也斧質注見秦二世自貶也負  
書法燕王旦嘗書赦弗治矣昭帝始元元年此曷為  
也終網日書弗治見上不治成帝末始四年梁王立  
大惡也與書弗治見上不治成帝末始四年梁王立  
不問後周丁巳年

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為論大將軍罪矣其違忤  
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至  
穿城引水借光明宮象白虎毀其僭逼乘輿如何此罪  
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  
夫無罪見戮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况後世  
乎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帝之所衰  
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帝之所衰  
然則漢之亡也非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所衰

###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  
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  
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幸有女弟復召入  
性亦醜粹歌左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  
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  
行貴傾後宮於是諸告許皇后班婕妤主上許后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成帝始元三年



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恐其無知求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捷仔楚莊王夫人也勤政事見列女傳噴噴音責禽覽樊姬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見列女傳噴噴音責禽作豈被香毀之名淖姓也注見武帝征和元年淖姬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共養下奉上也共居用反養弋向反質實帝地節二年見宣

廣漢鄭躬等作亂質實東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國宋齊梁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維縣省入本朝因成都府

辰甲

四年秋河水溢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而窮餘所平陵李壽壽信義州刺史必深也水溢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集覽也溢蒲闕反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質實一統志云勃海郡名處業振贍令被水災者得所質實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平陵縣名注見元延元年九河故迹禹貢九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輔胡蘇簡繁鉤盤禹津是也蔡九峯以簡繁為一河而其為河之通流亦未詳是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殺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發却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廣漢太守發却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阿侯譚薨上海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

**書法**

非大臣不卒王譚卒何以商代其職詔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則帝之加厚王氏益甚矣然則王氏自鳳以下卒皆不氏此書氏何譚謂之廢非諸舅比書氏可也故雖有官不書西漢卒不書官者一而已

巴乙

求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

鬼薪論

**考異**

新提據分註當從提為鬼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熾其所以出微其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

武王周公承順天德以饗宗廟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季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季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為卑人不可以為主一人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為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庶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以罪狂狷之見推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獄臣等愚前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驚群下失忠盡下之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懼心精銳銷爽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輔共工獄滅死集覽魚鳥之瑞周武王東觀兵于盟津  
 一論為鬼薪集覽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王  
 取以祭王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  
 色赤其聲魄云集覽竊窹之文詩註毛氏曰竊窹幽閒也王  
 肅云善心曰竊善容曰窹暴治理官暴露其罪而治之  
 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有虞之聽  
 書釋文詢于四嶽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共工獄  
 史焯釋文共讀曰龔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為鬼  
 薪論音倫議法也取薪於山集覽劉輔河間人辛慶忌  
 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集覽狄道人武賢之子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管實**

一統志云新都漢郡後置

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雒縣仍屬焉梁置始康郡西魏郡

之改屬成都府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  
 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  
 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恭較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  
 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  
 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  
 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  
 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  
 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  
 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  
 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  
 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  
 以婢奉博其匿集覽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慙惡文六  
 情求名如此集覽反亦慙也奉博奉與之也博朱子  
 名元集覽朱博字子元集覽杜陵人

**書法**

太后弟等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子



所以病太后也葬

之寡太后成之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

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

待揭太后弟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黃金白王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

多通侍即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

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

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

不能盡用然內嘉

其言常嗟嘆之

示隆重也孽嬖孽

支庶也孽便孽也

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羨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

興故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立瀧皆小葬其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

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

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

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

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

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立瀧彌高宮廟甚

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

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

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

侈之人又何為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

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



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歟執  
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  
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  
年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  
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母有動搖之心

**覽**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比山石為椁用  
紆絮新陳漆其間豈可動哉葬母於防防魯邑春秋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

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延陵季子延陵吳地漢  
改為毗陵縣晉為毗陵郡今常州是春秋吳王壽夢有  
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

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左傳謂延陵延州來其高可  
隱也平立而手據之亦高四尺耳弟管見曰先儒云隱  
也顏師古曰便房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史記石奮傳便

坐索隱曰別坐更名曰便坐故王者所居

也第者友順之弟也藏樽藏冢也音才浪反度便房度料  
也第者友順之弟也藏樽藏冢也音才浪反度便房度料

於防即此故址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北  
延陵季子延陵古郡名周初屬吳越後屬楚秦為會稽

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晉初置毘陵郡東晉改為毘  
陵郡唐初復為常州後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揚州府

南唐宋仍為常州元陞後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揚州府  
直隸京師季子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

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以成曹  
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  
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

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

**質實**

高帝六年

注見

**書法**

宣帝之世嘗書求高祖功臣子孫矣於是再見  
之是故封六世孫詳功臣之後也蕭何子孫綱目詳書

鄼侯則書章帝建初七年終綱目書錄功臣後者六



詳宣帝元  
康四年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

**質實**

志一統

東萊古萊夷之地春秋為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即東萊郡治掖縣東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郡復治於掖劉宋仍改為郡徙治曲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光州為萊州後復為東萊郡唐為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為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是月晦日食

午丙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青卒

王氏唯昔為修整  
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考異**

提要兩字下有  
未至地滅六字

谷來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求  
亡之事而危亡之詎不聞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  
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  
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  
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  
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  
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  
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其親屬獄太為亂併榜箠瘠於炮烙絕  
滅人命亡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繁無辜生入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  
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標輕無義小人以  
為私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鳥集吏民之家亂服  
共坐流酒嫌媢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  
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以民為基民  
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  
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

漢書卷之六十三

十一



改作昌陵 欒敞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  
 謹仍臻上 俱下無以相救 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  
 天順道 遵先祖法 度至於陛下 獨違道 縱欲輕身 妄行  
 無繼嗣之福 有危亡之憂 為人後嗣 守人功業 如此豈  
 不負哉 昭然遠寤 專心反道 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 則大  
 誠肯昭然 遠寤 專心反道 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 則大  
 庶幾可銷 天命庶幾可復 社稷宗廟 庶幾可保 唯陛下  
 留神反覆 熟省臣言 帝性寬好 文辭而溺於燕樂 皆皇  
 太后與諸舅 所常用之 求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 依違每  
 切諫而勸 上納用之 求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 依違每  
 言事輒見 御史收禮 至上此對 道大者勿 追御史不 及未還  
 上使侍御 史收禮至上 此對道大者 勿追御史不 及未還  
 亦解雨與 雨借也 沈酒周書 泰誓沈酒 皆記異也 左傳星如也  
 雨於酒也 詩沈酒 周書泰誓 沈酒皆記 異也左傳 星如也  
 班謂許皇 后班婕妤 起也 以掖庭獄 大為亂 併注後起  
 者謂趙李 本從卑賤 起也 以掖庭獄 大為亂 併注後起  
 劉伯莊音 蒲庚反 答擊也 義主蔡反 所以答 擊者齊七  
 感反痛也 史記炮烙 一音閣 反除白 罪及讀 曰笑名膏 塗曰炮 烙  
 下加之 炭令罪 人烙之 法注列 女傳曰 紂以 膏塗曰 炮烙  
 之刑 鄒誕 生云烙 一音閣 反除 白罪及 讀曰笑 名膏塗 曰炮烙  
 明白者 平反而 除免之 也 閣反 除白罪 及讀曰 笑名膏 塗曰炮 烙  
 輕標匹 妓反 韻會注 標之也 閣反 除白罪 及讀 曰笑名 膏塗曰 炮烙  
 嫫媧 狎嫫媧 悔也 靡敝 天下索 隱曰 靡音 糜費不 持重也 嫫媧  
 弊也 記少 義曰 國家 靡敝 天下 索隱曰 靡音 糜費不 持重也 嫫媧  
 讀曰冀 望也 密適 求令發 去適他 歷反 秘密 也 適地 名舊  
 令便發行 回涼州 去 較過 交道 適他 歷反 秘密 也 適地 名舊  
 置也 置馬 以傳 驛者 謂已 過此 既去 則勿 追也 蓋舊  
 有此 正誤 星隕 如兩今 按星 隕如 兩非也 春秋 紀星 隕為 異  
 穀梁 以如 猶而 言星 隕且 兩亦 非也 春秋 紀星 隕為 異  
 夜中而 雨何 足紀 乎庶 幾今 按幾 只作 平聲 較過 交道  
 史如末 已過 今按 道當 時救 戒勿 追非 舊有 此救 也 御  
 注見唐 中宗 過交 道當 時救 戒勿 追非 舊有 此救 也 御  
 景龍 二年 宗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紀五十四

七



書法 記異也書星隕始此終綱目書星隕五年是年晉  
熙元年其如兩者三足年晉戊子年武帝太  
太康九年不書隕書如兩者一元延元年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  
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蒲舉白談笑大噉時乘  
輿惺坐屏風畫紉醉踞如已作無道至於惡歸之不如  
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此圖何戒對曰紉于酒  
是子所甚告也去也式號不若此大雅所以流連也紉  
微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  
亂之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然歎曰吾久不見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  
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  
曰諾上諸舅聞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  
河東都尉上雖變放然也御史奏歸母疾復出為  
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道之集覽引滿杯有餘白  
者樂罰之顏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  
不也一說白與大夫飲不盡不仁舉白為君是也屏風  
苑魏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為君是也屏風  
障風亦所遺象也微子所三禮圖衰從廣八尺畫斧為  
屏風則遺象也微子所三禮圖衰從廣八尺畫斧為  
卿士以紉沈酌于酒醉則號譯用畫日作夜不視政事  
焉有大雅馬注小雅皆言王政之小事大故有紉紉  
之大有體也大雅則號譯用畫日作夜不視政事  
沈酌于酒醉則號譯用畫日作夜不視政事  
公傷之而作是詩流連者即棧勉文王曰咨咨汝  
設大雅所流連也今按大雅詩云勉勉我王曰咨咨汝  
詩人設為文王數紉之言也漢書顏師古注紉也  
詩之人設為文王數紉之言也漢書顏師古注紉也  
之意不謂飲酒之矣集覽尤謬也質實之一庶兄見紉無道  
流連荒亡失之矣集覽尤謬也

質實 之一庶兄見紉無道



遂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受封於宋以奉湯祀故城在潞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東昌府城東北一十八里亦有微子城在焉張放杜陵人安世之子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

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印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冊免宣為庶人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任勢上以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疆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  
集覽  
峻文

以奸奸犯非禮也沐日歸休注見昭帝始元四年休沐

溫室殿在長樂宮正誤忠直之名也漢書多作奸劉向

傳以奸名譽即尚書實實人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

免關內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實實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

徙

賜淳于長爵關內侯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之詔以長嘗白罷昌陵下公卿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  
實實  
帝中平元年定陵

縣名注見帝

漢成帝永始二年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宮折  
技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  
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  
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及無繼嗣白太后  
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  
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待詔之可甚衆祠祭費  
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之可甚衆祠祭費  
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用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耳若將可遇求之盡盪如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盡盪如  
風捕景終不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盡盪如  
唯陛下下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絕其言  
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矣  
易動之情稽難知福而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矣  
以劉向之賢猶溺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  
乙竹為宮天子居漢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汾陰  
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汾陰睢上雅五時注見景帝中  
六年陳寶祠注見建始二年遙與輕舉黃治變化之術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上言臣能飛丹砂成黃金服之術  
日昇天身嘖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徧乘白  
鶴而九陵周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  
化可鑄為黃金案即此術是也左道顏師古曰謂辟道  
不正也記王制曰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無赦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

考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世見秦二  
為豫章郡治所隋改為豫章縣屬洪州大業初復孫州以南昌  
縣後廢唐初復置屬孫州又析置豫章縣尋廢孫州以南昌  
昌併入豫章後復改曰南昌宋元仍舊國朝  
因之為南昌府治所仍屬焉梅福九江壽春人

異按凡例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

質實

質實

質實

質實



善若不及從諫上變事報嚴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  
極其節法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以治平孝武帝好  
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庶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  
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  
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取和從也方今布衣乃  
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  
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  
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齊桓之時有  
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九陛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公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  
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  
蕭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無不聞也  
其僑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也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  
祖所以厲世摩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  
馬共為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  
者愚民上疏多觸不為諱朝廷充其群臣皆承順上  
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  
帝擢之為諫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  
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  
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  
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  
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漢書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高祖皇帝紀第三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去聲應也山陽徒山陽注見河平二年徒供役者即鐵  
官徒索隨和梅福本傳注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劉原  
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此下  
文所謂與上爭衡也案史記李斯傳陛下致昆山之玉  
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昆山中斷疑其靈使以藥封之蛇  
乃能去後名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  
而有光因號隨珠也和謂和氏璧注見周赧王三十二  
年以九九見王褒傳注應劭曰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  
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  
顏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也劉徽九章  
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贏  
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仁鳥鸞鳳也具臣語可謂具臣  
矣言止是備數為臣而已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  
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  
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上文云淮南

**書法** 中宗嗣聖十一年皆賤殺者矣終綱目書上書

四李斯梅福鮑宣賈琮寶融曹操單于南詔  
上書不與焉書上疏一康澄書獻策一王通

**發明** 爾時書不報所以憤懣憂國之實也

申戊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夏

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  
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藉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  
私非本章所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  
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為致之汗巖宗室以內  
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  
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  
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  
始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高祖皇帝紀第三



五經卷之六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  
廷尉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為宗室刑汗亂之恥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集覽相禹梁之相名禹中藉之言詩  
由是寢而不治集覽相禹梁之相名禹中藉之言詩  
注中藉之言謂宮中所藉成淫昏之語言之於君醜也  
韓詩云中藉中夜為淫僻之言文公傳曰中藉謂舍之  
交積材木也舊說以為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  
於宣姜故衛人刺之見其閨中之事醜惡不可言猥傳  
致之得濫也傅致注見河平二年汗蟻汗去聲穢也  
莫結反或音秣塗染也王少而父同產梁王年少於姑  
而姑與其父同所生長年齒不倫比及長大則又與姑  
足可招致之勿治上也招致妖麗妖治麗豔之女梁國  
赦之而弗問其事為上正誤倫今按父同產三字即謂  
姑也下文又云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長字當屬上句  
父同產長四字正與王少二字相對猶言王少姑長也  
書法以燕王旦書赦勿治昭帝始元年此其書寢何  
有罪也故未有書有司奏者於是特書有

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  
見思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  
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  
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羨惡已見二千石  
集覽行部有所按察也已為句質實何武成都  
縣而有所按察也已為句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帝自即位至是二十一年書日食者十乙未已  
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五歲連食而是歲  
乃食於三朝帝之世何日青之  
數哉外戚女寵之陰過盛故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曰百如雨

書法前書無雲而雷武帝征和四年非雷也此書無  
雲而雷實雷也綱目書雷必冬雷記異也此四  
月雷常事爾何以書無雲而雷雷而流星則非常矣  
故書終綱目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昭帝

配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漢高祖紀第十一 元平元年 書星如雨四年始二年是年 晉戊午年武帝太康九年帝君其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群臣公求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  
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治變  
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  
書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死  
圍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陳  
破膽寒心豫言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  
致慎禍起細微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  
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前在民饑饉而  
吏不卸與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未麥不收宜慎當稅之時而有司  
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民之流心宜慎當稅之時  
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絀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劉向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發興故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  
之無後昌邑之不終昭然哉天文難相曉願賜  
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相曉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時序各以其叙蔡氏傳曰暘曰暵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叙蔡氏傳曰暘曰暵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時也亨者應節候也答徵著郵咎徵惡行之驗也著明  
地郵與尤同過也若行狂則恒雨僭則恒暘豫則恒  
急則恒寒蒙則恒風此天所以明其過徵舒崔杼之亂  
春秋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日促昌邑之  
不終昭其君光所易王即位而後行淫亂遂廢之而立  
天去就天命去離無德而就時賜召見  
閒聞音闕願於清淨無德而就時賜召見  
之亂今按谷永之意以成帝與群小媒黷輕身獨出飲  
食臣妾之家故引二事為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集覽

正誤



父通於夏姬皆喪其初服以戲於朝又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子也似女音汝對曰亦以君微舒病之公出射而殺之齊崔杼取棠公之妻莊公問之遂從姜氏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杼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軍

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吏所發上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觀拜牀下禹少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黃門郎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平恐為所怨則謂上口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謂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御夫不可與事君者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廷尊師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人居下訕呼曰廷尊師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廷尊師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地不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下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臣素著於直將世使其言是解印綬叩頭殿下曰臣素著於直將因而輯之集覽平陵肥牛亭地在縣西禹平陵縣也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紀五十四

七



德不稱官空食祿也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

彼君子者仕有功乃貴受祿楚辭九辯竊慕詩人之遺

風兮願託志乎素餐龍逢比干關龍逢

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

正諫尸位今按

為其事但飲其位而不質實河內郡後省之故城在懷慶

府城東南六十里張禹受封為安平侯即此平陵漢之

縣名屬京兆郡三國魏改為始平縣晉置始平郡領之

後魏省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縣為金城縣至德初置

興平軍尋改為興平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

西安府兩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後省之故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魏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

元年朱雲魯人徙居平陵

書法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

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朱雲實罪也周紂王非罪而

罪也終綱目因事書令八朱雲實罪也周紂王非罪而

張彭薛景仙羅貫皆美之也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

書既而釋之代宋大曆十二年釋有罪之辭也

發在悔福以非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

之氣爵伊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罪者出於本心

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於本心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匈奴搜諸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侍中

尋復出之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

左將軍辛慶忌卒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

來其能默學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冊

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後脩經書之大業太后甚悅

富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師丹琅琊東武人

質實



成英

慶忠為國虎臣  
奴西域敬其威信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

子貢獻謹按凡例於臣子曰誅於夷狄君非臣子曰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

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雖乘勇健未振將恐為所并使

入刺殺之立公子孫伊扶鞬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

殺末振將安日之子安犁鞬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

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丘會宗

留兵發妻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召番丘會宗

以未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之安犁鞬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鞬見號泣罷去會宗

賜爵關內侯青大祿大監以鞬律鞬八萬餘口北附康

居謀欲借兵煎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

力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

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

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

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離不能相交通如故亦相候司

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不肯拜使

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

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

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甲之意宜歸重侍

子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照禮之國漢為新通重侍

遠人終羈集覽番丘名也番音盤墊烏孫中地名大

縻不絕集覽番丘名也番音盤墊烏孫中地名大

石以上並銅印墨綬集覽番丘名也番音盤墊烏孫中地名大

難致正誤能致遠人今按言以重致遠人言遠人之

也書法彌書使誅者何曰大昆彌也新莽癸酉年滿昌劾小昆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道也網罪之罪雖易世不可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壅江者星字及前年有星字

攝提大角從參集覽星字又及攝提大角前年有星字至辰殆必亡矣

攝提者天王帝廷也其兩旁各有三星曰句之謂如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謂如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謂如攝提

盛黃潤則天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大角人君之象占其明句曲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大角人君之象占其明

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謂聖人受制也星字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星字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

而至于辰星也參益州石下蜀漢之辰星是謂星字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

孟康曰參星是也參益州石下蜀漢之辰星是謂星字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

間上小參星是也參益州石下蜀漢之辰星是謂星字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

主者罰出辰星刑日銳主統志云岷山在成郡隴州之南

首故稱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即隴山也

柱鳳狀若柱然禹貢導岷山峽見成郡隴州之南

平涼府文王特鳳鳴三山皆源一本俗名鳳凰堆入於高

畫

江之決矣書汝水竭而南燕之亡決矣晉安帝義熙

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

長楊射熊館令胡人集覽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為闌

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競逐獸也

漢中郡有褒斜谷斜余遮反枯地志云褒斜二谷名褒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成皇帝元延三

三



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  
 百七十里同為一谷三國魏孫資曰武皇取水取  
 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即此中界百五十道有棧閣二  
 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九十二里間有棧閣二  
 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里間有棧閣二  
 水名斜水出褒城西北通渭皆以長船是也長楊射熊  
 溝洫志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長船是也長楊射熊  
 館秦漢遊獵之所垂楊數畝因以長楊宮在扶風射熊  
 東南三十里其中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長楊  
 宮中武帝嘗至此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長楊  
 作賦納諫楊雄亦作長楊賦以搏擊之搏也伯各  
 反以手擊物也釋名云長楊指廣博以擊之搏也伯各  
 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比一十里出連  
 雲棧直抵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南山注  
 見文帝三年弘農郡長楊宮在西安府平道即此南山注  
 注見周赧王四年長楊宮在西安府平道即此南山注  
 本秦離宮漢因之射熊館在西安府平道即此南山注  
 府盤至縣南三十里長楊宮內

發明

然未聞有旱地之類異紛紛在漢世為行其  
 下書校獵長所謂則帝懼之應天若此是以末年  
 心之變且網目亦削而不書其得沒身幸矣  
 嗚呼天且忽之他何畏哉其得沒身幸矣

壬子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  
 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  
 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相中尉上問  
 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不獨從傳相中尉上問  
 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而定陶法不盡從  
 朝私賂遺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而定陶法不盡從  
 自結為長父計皆勸帝以為嗣帝三人見上無子亦  
 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朝對曰去聲隨行也  
 日傳曰相曰中尉盡皆從王來朝對曰去聲隨行也  
 令言之傳太后定陶王祖母姓傳昭儀趙皇后女弟

隕石子關東二〇大司農谷永免

隕石子關東二〇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為谷求徵為大司農亦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  
反覆專攻上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  
不賜告即時免數月上

**書法**

大司農未嘗有書免者此其書何罪求也曷為  
罪之未黨王氏以是為可免也故特書之

**丑癸**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  
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  
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  
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  
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廷議立  
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二十三年定陶國名  
注見秦二世二年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

**贊實**

一統志云孔吉魯人孔子十三世  
孫承休侯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

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  
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  
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  
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謚曰  
孝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  
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為上  
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  
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上

漢書

匈奴傳

卷九



書獻此也。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和將從使者，折求也。潘曰：詔指也。然潘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聞溫偶，王匈奴。潘還遷，為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取，失也。潘還遷，為死更，大守單于以狀聞。詔報曰：潘擅無詔，法當漢地。直張掖郡，顏師古曰：斗絕也。謂匈奴有地，當於漢界之中。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當也。言其地當張掖也。箭竿與奇，籀通。音桿，驚羽。驚與就通。匈奴傳作就。羽注就大鵬也。其羽可為箭翎。溫偶，就通。匈奴之號也。除音塗，穹廬，顏師古曰：穹廬，海帳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廬。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

王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其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

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太后曰：「太后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傳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太后。是令傳太后。集覽：奉大宗後，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得至太子家。集覽：以繼大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嗣。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治。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注見後。主延熙十七年，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玉莽為大司

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嬖，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官，因嬖以金錢乘輿。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嬖，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官，因嬖以金錢乘輿。



服御物略遺長欲求復為使行長受許為白上立以  
 為左皇后嫌每入長定宮輒與嫌書戲侮許后嫚易無  
 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駢長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駢長  
 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治長具服  
 立令融自殺以城口上愈疑長求留上疑之治長具服  
 相至大逆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上不賜爵爵亦致法遣就國  
 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謝罪乞骸骨上  
 上以其大臣為之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  
 報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  
 奏長所厚善免二十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播其忠  
 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  
 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入遂克已  
 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  
 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集覽音靡許后之姊名  
 其夫人音商根四正誤請車駢今按是時淳于長巴得  
 四父而輔政今按四父謂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工譚  
 据不事鳳而音卑恭如子故鳳薦音代已後譚卒上悔  
 前發之及音卒遂以譚弟商代商卒以根代根免乃及  
 嘗譚實未嘗輔政

書法於是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不書書自殺  
 有罪書上書淳于長有罪則許后之所自殺者著  
 矣故雖廢不以罪不書故后書廢后據梁庚申年魏  
 殺乙弗氏稱故后

###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  
 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置州牧秩二千石

###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  
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隆雅頌之聲盛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或至死傷今之刑非  
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  
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於殺人不削筆則筆救時  
於禮樂則曰不取是敢於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  
豆管絃之則曰莫其焉夫教化之於刑也刑法刑法  
重而急所輕也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也刑法刑法  
今廢所待而相太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  
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仁如樂何禮樂不仁之心非  
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樂何禮樂不仁  
行皆無其本則欲以其具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  
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  
不若天子太學第少於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  
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  
代居化之實也今漢廷從諸侯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  
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說忠直之士  
常顯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誠上為哉向  
向顯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誠上為哉向  
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興辟雍設庠序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  
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曰辟雍鄭玄曰  
中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唯君中其  
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  
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  
辟雍宋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五制紀天子  
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璧識遺曰竊謂辟  
獸非學也辟君雍和也詩靈臺篇言辟雍而其非學也  
又王有聲言竊京辟雍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  
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下為下字一本  
不誤作**正設**傳正作不顏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

集覽

賈

不誤作**正設**傳正作不顏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實 健為郡注見光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未作而罷何惜之也書立辟雍

始此終綱目書立辟雍五年張駿齊丙

寅甲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災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  
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即賁君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  
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乃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賜印綬賜乘輿  
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司馬公曰晏  
嬰有言天命不滔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  
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  
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  
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集覽

為勅亂殘賊疾喪飢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  
屬正義曰居其宿曰守謂災惑罰出而居守於心宿即  
賁麗善為星即官稱也賁麗姓名善能推占星賁賁音  
肥上尊酒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糴米為  
中尊粟米為下尊顏師古曰糴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  
不當言糴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  
於米也養牛牢養之牛肥牛也記曲禮曰諸侯以肥牛  
注肥養於縣也縣者牲宮也楚昭宋景猶不肯為楚昭  
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真諸股肱何  
益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宋之分野公憂之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之股肱也  
書法 於是災惑守心帝召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  
自殺上秘之禮賜異於他相其不書自殺何病  
漢也病之則局為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  
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跡網著其心  
而後世有所考矣

三月帝崩

三月帝崩



帝素疆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  
 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卿晨欲起不能  
 言而崩民間譙譎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  
 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  
 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  
 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  
 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集覽**

於邑與焉邑

吧並音遏合反又如字讀

**書法**

於是民間譙譎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

不以疑似加人也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  
 網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  
 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燔  
 矣宜

光為丞相

丞相傳山侯印綬

### 太后詔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

**善法**

罷泰時汾陰祠則書太后

###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

**發明**

三月書帝崩四月書太子欣即位則再闕旬矣

况去春已正儲極中外晏安又非倉卒無嗣之  
 為淹留若此意者王氏擅朝政柄有屬是以詔罷泰  
 時復南北郊莫重於祭莫重於書之於國嗣未立而  
 在爾夫禮莫重於祭莫重於書之於國嗣未立而  
 以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是尚  
 得為知本乎漢室至是蓋已亡而未滅爾又何特於  
 新莽之篡而後見哉噫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賢實統一

志云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一十五里初帝起延陵已成言者以不便更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追

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承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

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且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

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

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勅

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寢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誣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無人傳太后大怒要上

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 **集覽** 為華陽夫人所子

八 定陶國名注見 **書法** 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

傳太后皇 **書法** 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

五月立皇后傳氏

傳太后從弟

**書法** 善立某氏為皇后恒也此其書皇后傳氏何傳

異其文異其文 者異其事也

尊定陶太后傳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傳晏皆為列侯 **考異** 據凡例封拜親戚書其屬則

為列侯明皆 ○六月罷樂府官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符宮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  
樂有以相變豪富  
吏民湛沔自若

###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  
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畧有輯畧六藝畧諸  
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畧畧畧畧畧畧畧畧畧  
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畧曰畧曰畧曰畧曰畧曰畧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  
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  
有蔽短合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  
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  
猶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  
取長則於野乎若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多  
繞墨氏二本以通萬方之畧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  
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  
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也今列儒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  
直什百之相遠哉

**集覽** 帝詔領校秘書經傳向先受成  
帝令秀卒終此神輯畧諸書之總要六藝經傳向先受成  
藝之文樂以和神輯畧諸書之總要六藝經傳向先受成  
明體明白符也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也春秋以  
斷事信之符也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也春秋以  
原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也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也  
六經猶農者用功於藝也六藝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也  
同上兵書見同功於藝也六藝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也  
之支流餘裔頭上術數占卜之書方技醫藥之書六經見  
流衣之未齋也折中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六經如水之  
注引離騷經九章中五帝以折中注師叔於夫子索隱  
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折衷中  
當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折衷中  
重華乃此中音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折衷中  
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墨氏  
二本墨氏謂墨家者流二本謂不得其正見所獲墨氏  
以非禮推蕪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妾婦之道景春曰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景春曰  
謂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遊說之徒或左或右如婦人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漢成帝紀卷之二十三



之態方之董相方比董仲舒也仲舒推明  
孔氏抑出百家其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二本義見孟子集註謂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今墨子兼愛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質實** 河間國名注見  
帝玄更始二年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  
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責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書漢**

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不果行之辭

十一年詔限民名田是年魏作考課法庚午年魏主建興十五年北討魏主元元戒嚴西討梁丁未年唐郭子儀統諸道兵肅宗上元元年皆惜之也魏議復肉刑後主建興五年中宗詔聖五年周高宗總章二年太后詔發兵擊生羌書不果一後周主自將救晉州辛亥年皆幸之也書未行而罷免五詳漢初丁酉年書既而罷之六詳新莽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至三詳明帝永平四年

###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誅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

**書漢**

書禁淫巧也綱目書禁淫巧四昇年章帝建初二年省水統方空穀戊戌年晉詔毋得獻異服

唐文宗太和三年禁織綺麗布帛○書出宮人始此終綱目書出宮人九是年殤帝延平元年齊丁卯年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漢成帝後口二年 止



魏主宏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年玄宗開元二年代宗大曆十四年德宗初憲宗元和四年敬宗寶曆二年文宗初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大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大皇太后大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惺坐於大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潘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補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以為持進給事中朝朔望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朝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且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備百萬之衆不如此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發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為庶人

**隳**然公聘取無忌憚也

**書**根况皆以國哀無人臣禮被劾則曷為以無罪之矣以為是帝意也

**發明**哀帝初攻奮然罷逐王氏或就第或就國或黜人無以愈於王氏故也觀

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  
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月者衆陽之長不  
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內事竊以  
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蝘蝓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  
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  
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  
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  
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  
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王道公正備明則百  
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今汝穎漂涌並為  
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抑  
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致不任職  
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致凶為邪  
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為雋覽凡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  
為抱在日旁直射為理耳或作虫或作虫讀曰蠶

秋演孔圖曰斗之精失度則蠹見態主惑於毀譽中  
經曰親之比無德以色親鄭玄曰蠹邪氣也陰無德以  
好色得親幸於陽也竊以日視私竊視陛下之  
志操不可始初保阿乳母保護阿依乳哺之  
惡之經絡血脉流通而不壅塞也汝穎正義曰括地志  
云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一名猛山流至汝州  
名穎山皇甫卿士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  
之事者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正誤竊以日月之  
幽王后褒姒寵之故處盛位乃日視今按六  
云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故云竊以日視  
之知陛下志操衰於始初也無疆所惡今按善則非  
言無令所可惡之人疆盛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則非  
惡為姦惡所可知集覽便以惡為惡人而不可音去聲則非  
**質實**一統志云汝穎二水名汝水出汝寧府信陽縣  
蔡新蔡西平縣入淮穎水出河南府登封縣東二  
十五里陽乾山下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

山經卷之第七  
汝水出汝寧府信陽縣



源出少室山為中源  
出少室南溪為右源

###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  
 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傳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詔  
 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小民疆理土也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口也治土而防其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波寬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  
 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  
 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雖非東抵齊  
 隄則西泛趙魏趙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民耕田之或其  
 水尚有所遊盤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其  
 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自隄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至隄溺自隄起隄防  
 隄防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非也於故大隄之內復有  
 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河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若薄大山東薄金  
 堤執不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若薄大山東薄金  
 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如斯敗壞城  
 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山林當路  
 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徙之民且遵古聖之法定無山川之數其位與神人各處  
 不相奸且以古聖之法定無山川之數其位與神人各處  
 此功一立河大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水爭尺處其地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水爭尺處其地  
 然亦救敗術也禁從淇口以溉田分殺水之怒雖非聖人  
 者疑河大川難禁從淇口以溉田分殺水之怒雖非聖人  
 士木今作石隄執必完冀州渠首以石隄多其水門但恐  
 渠皆往作石隄執必完冀州渠首以石隄多其水門但恐  
 開西舟高門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冀州水門則諸  
 轉漕舟便此利也通渠則適治河肥亦成此誠為抗稻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策若乃成此誠為抗稻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集覽



使道令引歸故道也漢書注道讀曰導黎陽今濬州是  
 在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賈讓  
 曰魏大名也故漢置大名府河再西東溝洫志賈讓  
 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北百餘里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  
 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志龍門在馮翊夏  
 陽縣西北今龍門縣北其西則縣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  
 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則縣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  
 流李奇云禹鑿通河處廣八十里而不得上折底柱為  
 龍辟伊闕兩旁有山龜魚俱集其下而不得上折底柱為  
 祈鑿破也禹貢注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今若柱然在西魏之界蔡氏傳曰底柱山在大河中  
 流今若柱然在西魏之界蔡氏傳曰底柱山在大河中  
 水故曰三門在破石縣東北黃河中破石在破石也  
 禹貢注碣石海畔也蔡氏傳曰碣石在破石也  
 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驪道元云驪城在  
 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驪道元云驪城在

石其山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  
 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  
 注見建始四年分殺水力淇口地名在淇水之口案淇  
 水出河內郡共北山東去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  
 西山冀州渠首渠之總頭在冀  
 州倍薄倍讀曰陪倍之令厚  
 道也如禹貢九河既道之增  
 卑倍薄今按倍如字倍加也  
 九年黎陽漢之縣名屬魏郡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  
 州隋初州郡皆廢尋復置黎州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  
 州唐復置黎州皆廢尋復置黎州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  
 州宋改為通利軍熙寧初改黎陽縣屬衛州五代晉置濬  
 州宋改為通利軍熙寧初改黎陽縣屬衛州五代晉置濬  
 以黎陽縣省入屬真定路後改屬大名路復為濬州元  
 濬縣仍屬大名府魏郡漢初所置治元城縣東漢分魏  
 郡為東郡西郡大名府魏郡漢初所置治元城縣東漢分魏  
 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郡尋省後魏置觀州宋嘗置東  
 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改置都督  
 府龍朔初改為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改置都督  
 郡屬河北道魏傳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初改置都督

通鑑綱目卷之七

魏書注道

導黎陽

今濬州



雄軍五代唐陞為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  
漢改大名府周復改為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為北  
京大名府治元城為大名府直隸京師金堤注見文十  
名路龍門山名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即禹所  
鑿通黃河處砥柱名在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黃  
河中禹貢漢河東至于砥柱即石形似柱故名山有三  
門禹鑿以通河東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謂之  
三門集津碣石注見秦皇三十二年出懷慶府濟源縣  
世二門集津碣石注見秦皇三十二年出懷慶府濟源縣  
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避秦溝出焉  
引流南入黃河發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  
為孝法數皇帝親盡宜毀也宗不在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此為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  
集覽迭毀之次武皇帝變也苟有功烈如  
宗之胡氏曰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孝子  
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理則違會是以為孝乎

正誤苟有功德則宗之今按胡氏本程子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歸汎鄉侯國以師丹為大司空升見上多改或帝之政  
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前大行在堂而官辭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  
比下變動隨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  
據爵位相隨受封侯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此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  
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下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  
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  
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  
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若



遷尤頌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相傳太后怒上不得已  
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集覽洗卿在琅邪郡不  
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集覽其縣洗通作泥牢  
讓猶言固辭也相隨屬下句失中中去聲當也繼體索  
隱曰謂非創業者之主而是適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 詔還陳湯長安

議即耿育上書寃訟陳湯曰湯為聖漢揚威聖恥卒以  
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  
及身復為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  
嘗不陳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快譏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  
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  
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復破絕筋骨暴露形  
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集覽  
折衝之臣有衝突為害者能折挫之詩經篇予曰有禦

樽祖之間百尺之衝折之社帶之上文中子曰折衝樽  
祖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復為支遺虜所  
笑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擊匈奴  
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成帝永始二年湯為王商所譖  
免為庶人今耿育故云然梟俊仲馮曰梟善鬪也故曰  
梟俊猶言梟悍也史炤通鑑釋文曰梟謂斬其首而掛  
之後謂敵之魁率也左傳得俊曰克

卯乙

###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集覽隕石于北

地北地本春秋義渠戎國秦置北地郡屬雍州今寧州  
涇州慶陽府皆北地也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實  
秦北地郡各注見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  
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能飲  
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按永光  
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无皇帝  
下詔曰朕所不當得放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趙  
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一產親屬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紀六十一 漢哀帝 建平元年 春正月 隕石于北地十六



皆在尊貴之位迫近惟怪群下寒心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為庶人時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立時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故發後宮恐危社稷願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衰廣時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許楊幽昧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世非先帝託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集覽** 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于忠忠男子之名也失其姓廣時順見人有善則噴飾而宣播之所謂褒廣也見人所為善則因**贊實**一統志云新城縣名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

**贊實** 一統志云新城縣名如咸陽趙欽臨之子昭儀省之故城在西漢所置治肥

**書法** 於是解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故免

### 以傳喜為大司馬

**考異** 當書以傳太后從

○秋九月隕石

### 于震

**集覽** 震徐州之北震城縣古震國也

名蜀梁國後魏屬沛郡北齊省隋復置屬宋州唐置東震州尋廢改縣曰震城五代梁置輝州宋廢以縣屬宋州後屬應天府金廢元復置屬東平後屬

濟寧路 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正月書隕石矣於是一歲再書者此而已

### 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太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禮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



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  
 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  
 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父無二上之義也天子祭以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為人後  
 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  
 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  
 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  
 由是寢不合上意會可改幣上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  
 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  
 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改幣上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  
 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  
 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  
 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  
 憤薄奏封事不敬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曰  
 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迷國進退違命及覆異言甚為  
 君恥之以前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下大司空高樂  
 侯印綬深痛切君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高樂  
 書泰深痛切君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高樂  
 國黃者親博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為  
 咸以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丹爵  
 關內侯稱皇之意宜稱副皇字意義尊無二上記曾  
 無二日士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尸服  
 又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尸服  
 尸主也主祭者所著之服也丁傳丁姬傳太后歆歆姓  
 名也歆古惠反丹經行師丹之經術德行策免太后歆歆姓  
 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凡立皇后皇太后  
 子封諸王納嬪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  
 書令讀侍即持授之未忍考于理謂不臺篇遺不黃其罪而  
 盡理也黃考老人之稱也詩南山有臺篇遺不黃其罪而  
 公集傳曰黃考老人之稱也詩南山有臺篇遺不黃其罪而  
 考老人面東黎色如浮垢也  
 神象也上服字猶衣去聲也謂以士服服其尸也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服其尸服則士

集覽

正設



服注云祭用生者之禮盡子職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若如集覽之說則是天子諸侯主祭者服士之服可乎  
采忍考于理今按理法  
也未忍考致于法也  
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三十  
里俗名思鄉城亦名西鄉城

**質實**

一統志云高樂漢之縣名  
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

###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

#### 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發西  
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  
並事元帝為健仔嘗從幸處閣熊逸出攀檻傳健仔等  
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  
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數倍敬重焉傳  
健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  
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  
治馮太后女弟婦死若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  
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殺上其弟

今何性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事更何用知  
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  
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唯  
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  
於地馮氏不改其操且死嘆曰不敢自憐之司隸孫寶奏請  
遷馮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  
言太后出寶復官張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  
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儀覽** 青病青妖病也李奇曰  
禱祠解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云求福曰禱得  
求曰祠史通鑑釋文曰解音懈除也頻數禱祠祈病  
除也狂易病通鑑釋文曰解音懈除也頻數禱祠祈病  
常室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圖云未央宮中有非  
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入  
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  
注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誰卒以誰何稱曰用為官名有  
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狂易者病狂而變易  
其常也中謁者令後百官志中宮謁者令一病狂而變易  
主報中章此乃中語乃中猶言彼中謂此語必傳太后



在彼說也(前世事謂直前) **正誤** (數禱祠解)今按此為解  
當熊之事乃是元帝世事 **質實** (孫寶)穎川人  
作上聲(此乃中語)今按馮太后當熊 **質實** (孫寶)穎川人  
之事外人不知此乃宮中之言語也 **質實** (孫寶)穎川人

**書**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  
故者必有其故於是任其咎者矣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

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傳驕奢皆嫉博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稱尊號喜與  
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  
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遂策免不順朱博與博連結  
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不順朱博與博連結  
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  
獨收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亭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  
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  
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  
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集覽** (中二千石)注見  
宣帝地節三年

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

傳大石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  
周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傳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  
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  
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君不認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  
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 **質實**  
**集覽** (鼓妖)鴻範傳曰若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  
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而 **質實** (楊)  
成都人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

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未傳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疑帝太后傅氏既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大皇太后語至謂之姬丁氏在成帝世也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可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侯  
**隗覽**帝陵墓  
**贊**楊宣什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  
**隗覽**秩真二千石  
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二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第者補九卿之缺索隱曰高第謂才優而品第高也

六月太后丁氏崩

詔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隗覽**

陳聖劉陳本舜後莽自稱

陳之後故謬語以明當篡立也又曰敷陳聖劉之德也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書法**

改元不書所改此其書太初何端罷之也端罷武帝嘗改太初乎故并更號書

漢書

卷之第七

卷之第七

七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

易號事待詔賀良等伏誅

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

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

伏誅

下獄

賀良

陽賀良南

書法

端必以抑左道於異

發

甚矣天道幽遠未易言也自秦人奏錄圖書斥

在雖或間見一班要之曉然知其為宣帝受命之符而

柳復起自後人觀之曉然知其為宣帝受命之符而

在當時則莫之識也今焉漢壑中衰當更受命夏賀

良等所言未為無見而欲改元易號以厭之是天道

可以人勝矣賀良之死與非孟何異然賈孟略而不

命者見此可以少鑒矣

盡復諸神祠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傳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

奏免喜博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

無不喜博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何况

至尊博博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

就國與喜相問狀玄辭服詔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

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

分一假博者節召丞

相請廷尉博自殺國除

縣名屬郡故城在順天府西南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省入涿郡故城在順天府西南

漢書卷之七



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疆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

彗

河鼓索隱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北故

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

右將軍占明大光澤將軍失計也○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

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

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

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則危其微

壹功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

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

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

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

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

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

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

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

陛下留神於擇賢詎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任

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開器令蓋力者有所勸此方

今急務也前蘇令發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變其死臨事

倉卒乃求非所等以明朝廷也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孫以官為氏注見景

覽帝後三年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群下也前蘇令

等縱橫句絕蘇令山陽鐵官徒也縱橫恣縱疆橫也先

於成帝永始三年作亂伏誅威權素奪平常不以威權



假守相(故縱)汪見宣帝地節三年(慰厚)慰勞厚醲也(留中)為句謂留其効事之章於宮中而不下(會赦壹辭)句絕偶值赦宥則一切解釋(蘇令發)發謂初起為盜時(盤至)縣名屬京兆(今鳳翔府)蓋屋(縣山)曰(盤水)曰(盤)因以名縣(整)張(賢)一統志云(王嘉)平陵人(盤)漢之流反(屋)陟(栗)反(賢)縣名屬右扶風(山)曰(盤)水曰(盤)於此置恒州後置周南郡(復)廢郡以縣屬京兆(唐改)置壽縣至德初復為(盤)屋(縣)天復初屬鳳翔府(宋)因之(金)置恒州(元)省州以縣屬(安)西路(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息夫躬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謂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矣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

光祿大夫(集覽)皇二十七年瓠山晉灼曰漢書作報山

形似瓠耳(上)變事告注見高帝九年(賢)鹽古國名(漢)置無鹽縣屬(東)平郡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三)

十里危山(危)一作(峴)在(東)平州(北)五里(漢)東(平)憲(王)墓

在(馬)瓠山(瓠)一作(報)在(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形

似瓠故名(漢)東(平)思(王)墓(在)馬(息)夫(躬)河(陽)人

午戊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壽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擄一技傳相付與曰(行)西(王)

母壽或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馳)行(西)王

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持(橐)或(擄)

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通(鑑)釋(文)擄(禾)

幹也(行)西(王)母(又)側(九)反(夜)行(持)更(者)通(鑑)釋(文)擄(禾)

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萬)然(白)首(戴)勝(而)冗(處)幸

有三(足)為(為)之(使)張(揖)曰(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

通鑑纂要卷之七

漢紀五十四

三



頭焉然白首案行籌或解曰執國家籌策  
行於天下設張張讀曰張猶言張設也  
三年是

**書法**

**發明**

立政用人之際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  
政外家治道鎮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  
政事愈益乖舛至是又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  
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觀矣

**封傳商為汝昌侯**

**考異**

上欲封傳大右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南壞亂制  
度逆天人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臣因持  
詔書案起傳大右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下詔封商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艷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  
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  
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無不備具下至僕皆受上賜又  
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曰臣聞天子  
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聞天子  
心如水願將死者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與上書曰  
覆治傍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上書曰  
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集覽**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

...



以黃金鑊西京雜記匣有蛟龍鸞鳳龜麟之象謂之蛟龍玉匣晏公類要曰桀上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故赤眉陷長安發掘諸陵所發有五桀歛者皆如生禁切禁止切責也

### 賜董賢爵關內侯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未期賜爵關內侯頃之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明正其義乃加爵士暴封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各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不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讒臣嘉臣廷材駕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集覽夫躬等告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於本章內除去宋弘名而改作董賢名暴誣暴音僕暴露其事而評論當否

夏六月尊帝太后傳氏為皇太后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鎖厭未萌賴宗廟之靈待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乃目

###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器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冠賜武庫兵器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解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傳太后賤賈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即故上思而宥之

**集覽**

母將隆名也母音



父母之母皆度蘇林曰謂用度皆出大司農方伯記  
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禮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長諸侯  
威器契詰結反弄職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關大體契國  
安國之言母將陰先於成帝時魯奏言也正誤母將陰今  
且徵定陶王居國即此是安國之言也  
氏急就章母質實武庫人沛郡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將註母音無質實蘭陵人沛郡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躬姦外戚疏屬也董賢諛佞幸臣也孫寵息夫  
孫寶以救直臣免母將隆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  
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  
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  
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陛下欲與此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  
人反惑今人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二也鼓鳴  
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  
六也盜賊劫略七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  
相殘五也戡惡纖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  
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  
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  
寡官食重祿豈有肯加側隱於細民助陛下苟容曲從為  
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  
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軍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  
下也陛下為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人今貧民菜食不  
厭衣又穿空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  
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之官爵非天意也  
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  
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  
急徵傳喜使領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  
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和洽天  
下者當用天語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意

**集覽** 敦外親  
敦外親



之也兵承天地仲馮曰共如字讀或讀曰恭稱賓客稱  
 去聲惟務稱既賓客所求尸祿爾雅曰尸職主也尸祿  
 猶言尸位謂德不稱官但主其位而食祿衣又穿空  
 通作孔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猶言鉅萬也漿酒  
 灌肉藿豆葉也劉德曰謂視酒如漿  
 比肉如藿令休令其休閒而就師傳貨實鮑宣渤海  
 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  
 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書武  
 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上  
 書四詳秦初甲子年

###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人為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  
 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夫未發揚雄上書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書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求朝國家辭  
 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以高  
 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及  
 孝文時侯騎至雍甘泉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  
 稷之計規厥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不永寧是以忍有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大化神  
 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疆何者匈奴天性忿戾尚羈縻  
 健負力怯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交師遠攻傾國殫  
 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無循交師遠攻傾國殫  
 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其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於  
 往之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  
 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費十而愛一  
 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心於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人為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  
 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夫未發揚雄上書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書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求朝國家辭  
 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以高  
 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及  
 孝文時侯騎至雍甘泉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  
 稷之計規厥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不永寧是以忍有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大化神  
 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疆何者匈奴天性忿戾尚羈縻  
 健負力怯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交師遠攻傾國殫  
 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無循交師遠攻傾國殫  
 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其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於  
 往之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  
 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費十而愛一  
 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心於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  
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其書而許  
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

**佳覽**

從匈奴使更報其書而許

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索隱曰游顏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也耳不必繫於河也

財物之所聚二者皆微也精妙也謂此二說皆微妙也

武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翁一誘置單于單于

疑之而還遂比注見周報王三十一廬胸注見武帝太初三

名廬山廬一作廬廬胸山也廬胸注見武帝太初三

年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邪時遮反或音邪宣帝五鳳

元年擄侯緡為呼韓邪單于其露二年款音邪宣帝五鳳

武建武中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其露二年款音邪宣帝五鳳

也凡鳥之勇獸也後書杜詩傳湯武無忿驚之師注驚擊

擊辭者謂使者也穀車輻所安也言使者疆健辨者駁

路其數相擊遷前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前索隱曰項羽

一作賦韋昭曰賦民也郭璞注三家姦巧邊前索隱曰項羽

傳陳涉賦賦之入如

未已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

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為孫兩昆彌弱其

叛臣甲斐震疆東結單于遣子注侍恐其合執以并烏

孫則匈奴威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單爰使使者

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

奴客聞馬則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

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之禮先帝之德保

塞稱藩今單于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保

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

罷群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必有非常之

上然之以大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

欺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書卷之七十四

三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調諛頌險辯憲深刻也惟陛下觀  
 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一人因拜傳晏明皆  
 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失舉直言嘉曰明皆  
 為大司馬會少欲賞賜之慶詔問得貴人以身當嘉  
 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之慶詔問得貴人以身當嘉  
 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雖遭凶年加少府  
 水衡見錢多都內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帝時加有先  
 外奉師旅內耽酒之害其甚切終不怒寵臣史多言  
 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甚切終不怒寵臣史多言  
 故雖多內戮斥就國序于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節儉此當作所以過稱安平傳榮陛下元易惟帳去錦繡其  
 寢廟此當作所以過稱安平傳榮陛下元易惟帳去錦繡其  
 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其於治宗廟為  
 賢治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二千餘頃均田之  
 三官猶不至此詔書縱廢亂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廢亂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  
 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階罪辜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以寵之適足  
 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者隨尊尊者為其國陰故禮明  
 是以男雖賊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  
 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君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日食明之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辭為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親所行無非理者  
 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肖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  
 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指象如此食不在前由後  
 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之指象如此食不在前由後  
 視前忿色非之違身所行不古以鏡見則為可願陛下  
 加不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鏡見則為可願陛下  
 無不說喜上帝百神初事稽諸古以鏡見則為可願陛下  
 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黎庶不  
 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寃莽者百數至  
 是賢浪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書寃莽者百數至  
 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集覽見建平元以當熊事詳  
 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卷之第七

七

集覽

見建平元以當熊事詳



見錢多元帝時賞賜節約故多有見錢少府注見秦二世  
 世元年被徵召入朝來時所經過處比當作所過句此是至  
 帝初案王嘉本傳武帝比當作注禮比猶言頻也  
 帝之幸臣韓嫣武帝之幸臣禮明三從母必繫子  
 特牲備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玄注從者謂順其教令也又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從  
 人者也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死從長子婦人從  
 專行必有從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  
 秋鄭武公伯爵國故曰鄭伯姜氏申國文武公娶之曰  
 武姜生莊公及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  
 叔段遂反兵敗奔共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君鄭  
 之危襄王之後母惠后生叔段叔段遂反兵敗奔共  
 似人兵入周襄王出君鄭叔帶遂自立晉文公誅之猶  
 象言與魯子曰變震為一句會子問從公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魯子曰變震為一句會子問從公之義孔子曰是  
 言與謂父苟有非子亦從之是成父不謂孝乎子曰是何  
 善閑子焉守禮不苟從親善是也以問子焉執守禮體  
 不苟且於從親為是忿邑非之忿通作憤慙也邑於  
 也漢書成贊之可為於邑注於邑短氣也邑如字又為

合反於又音鳥非之言其正誤  
 不是也鏡見猶言鑑察也  
 後母衣所生子以綿絮損以蘆花祭父祭知之事謂不  
 妻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乃止疑即此事謂不  
 從父母昆弟之言忿邑非之今按文選註猶歎息也楚

辭邑賢實  
 作邑黃人

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  
 帝微行而是不畏哉是故哀帝用丁傳而是日日食桓  
 是日天地下地震綱目天地皆獨是日書之所以著天顯而  
 為年桓帝也終綱目天地皆獨是日書之所以著天顯而

發明又方書以傳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食而  
 能罷晏就第果何

皇太后傳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傳皇后考異  
 曰合葬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紀三十四  
 七



孝元皇后

質實

渭陵注見成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譏也曷為譏之

合葬是年書地本始三年衰太后傳書氏以潘妾九年

地延熹二年以不合葬則唐書地武氏以罪人則葬書

地中宗神龍元年憲后郭氏以不合葬則葬書

地多矣未有書號其終網目后葬書地七然則葬書

之譏也早其祖矣自是又有尊薄太后為高皇后何譏

世祖亦然惜哉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

民正朔日尚恐毀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

過惡我庶欽然莫不說喜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海內貢賦當養一君令色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

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

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興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月彭宣得久安者應天寵躬

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乃徵集覽子說相驚子謂黎

無故驚走訛言行西王母籌日食於三朝注歲月一日為

朝白虹干日虹蟬也沈燕太子孫彥先於秦秦王日

影也日照雨即有之七國時燕太子孫彥先於秦秦王日

虹為之貫日亡如淳曰白虹傍氣象日為君也順帝時白

貫日即顛者名為白虹貫日夏彭宣陽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哀帝元壽元年

高







時以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去蓋不冠蓋也  
去上聲除去之也冠自囚其首也都百官表執金  
吾屬官有都船都船武軍有三丞掌微循京師欲關公  
卿示重國如句本欲關白公卿以示其重厚謹慎猶當  
有以負國主名此則君為無罪矣如何先自當以負國之  
罪賢不肖謂誰  
其人名賢與不肖謂誰  
之殺

**書法**

於是嘉不食死爾其書殺何甚漢也綱目之法  
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

**發明**

王嘉為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醜如鄭崇孫  
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趨心  
腹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  
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下司隸鮑宣獄髡之**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丞相光行園陵宮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鈞  
止沒入其車馬獲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  
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會者千人遮承  
生舉惱太學下曰欲殺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承  
相自言又守闕上**集覽**行園陵行山下孟反恐視也帝王  
書上竟抵宣罪闕上**集覽**行園陵行山下孟反恐視也帝王  
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集覽**行園陵行山下孟反恐視也帝王  
遮說注樂彥曰橫道而自言曰遮守闕守去聲詣也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  
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書法**

丁明爾其以無罪書之何明聞嘉死而憐之上  
綱目之筆削審矣

綱目卷之二十一 漢紀四十五 明就第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正庶事允執其中... 領尚書百官... 待望見賢車却入賢私過孔光... 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平阿侯譚子闡為中常侍闡妻父蕭成望之子也... 赤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闡言之成... 私謂闡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子... 長老見者莫不心懼咸自謙薄之意... 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 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法堯禪舜何如... 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無職言上默然承宗廟... 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職言上默然承宗廟... 遂上書曰昔文帝幸登通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 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賞賜空竭帑藏誼諱道路不... 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古諸侯朝聘之禮請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 為官無負朝聘之禮請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 丁傳謂丁姬傳太后之族... 見西域凡五十國佩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 馬年以世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 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 淺而蠹生心腹根餘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 其本不勤遠略而... 忽近圖其慮深矣... 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按漢阨以王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以問譯為句譯通四夷之言者周禮象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晉掌傳王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

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書**

罷三公官甫四年耳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

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太尉未嘗並

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為大司馬矣而其召

議必以丞相為首元平之奏亦必先丞相而後及

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為大司馬後乃用為大司空是

三公之序固有常矣今也欲尊重董賢遂復三公而

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徇私情亂舊章謂之何哉

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

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發**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

宜筆書之不待

錄黜惡自見矣

六月帝崩

帝嗜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疆主威

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譏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書**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

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網目所書封誅拜斥

凡二十八其十七皆為傳太后惡傳喜也遣王根就

怒也王以師用為大司馬以太后惡傳喜也遣王根就

國免王以庶人飲專用丁傳也免大司空册以不可

尊號也殺馮太后及其弟參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

空喜亦以不可尊號也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

大司馬以共謀尊號事也遣傳喜歸國以太后怒也

免丞相光庶人以許太后也朱博為丞相以成尊

號也免册為庶人遣王莽就國以抑服尊號也丞相

傳自殺趙玄減死論以太后怨傳喜也封博商侯以

太后怒也其不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

賢殺鄭崇以諫罷董賢也免孫寶庶人以救鄭崇也



左遷母將隆以不予董賢兵仗也殺王嘉以還封賢  
詔書也策免丁明以憐王嘉也書賜爵關內侯書封  
高安等三侯書以為大司馬書正三公分職皆為董  
賢也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輟轉是  
以雖欲內強主威而  
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  
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  
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  
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泣謝莽以太后詔即  
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  
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理獄中收沒入家  
財四十三萬父隗注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  
恭與家屬徙合浦隗注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  
兵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中黃門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期門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期門質實一統志云合浦漢之縣名屬合浦郡隋屬合  
州唐屬蕪州宋開寶間省封山蔡龍大蕪三  
縣入焉元仍舊本朝初省入

石康縣後復置改屬蕪州府

其不書何賢罪大矣以為其罷也自取之  
耳至以莽為大司馬然後書太皇太后

###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  
戚持權親踈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  
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法之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弟也莽之篡太后成  
書太皇太后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也為大司馬則  
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居攝踐阼則書太后歸其責於太后也



**發明** 不直曰以莽為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

於地果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書**

孰迎之者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

病已蒙上之率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

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

子於哀帝第也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

**綱** 寢錮禁錮也錮寢專房之義也

**書法**

綱曰太后書貶一而已矣傳丁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傳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

為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

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

順指從和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

**書法**

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某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其曰孝哀皇后則不以為母云耳至廢就其園自殺甚哉



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漢書卷之六十一  
本

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  
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傳致其  
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董宏  
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  
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母將隆入前治中山獄免陷無辜  
由誣告骨肉史立丁亥陷人入大辟趙昌諧害鄭崇皆  
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  
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  
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不聽莽曰漢家不從  
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不從  
嗣太后獨代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附順者後  
已遣立莽之所以協持上下為腹心甄豐甄邯擊斷  
權忤恨者誅滅以王舜下下為腹心甄豐甄邯擊斷  
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瓜牙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

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  
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於罪狀武父董宏之子名也父音甫張由誣告骨肉事  
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誣告焉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事  
元在建平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  
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  
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薨班固曰彭宣見  
險而正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書法** 特筆也書百官總已以聽始此終綱目書總已

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 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

矣履霜堅冰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大司徒宮為**雋覽** 內謂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行

誤也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今按此謂非

冬十月葬義陵 **贊實** 一統志云義陵在西

酉辛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

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

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 **考證** 當作王莽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

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咸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

公益戶疇豐甄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

光王舜甄豐甄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

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少傅豐

賞元功無使封承陽侯莽尚末起群臣復上言宜以時加

不待已起受太傅安漢公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

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褒賞

封宣帝子孫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

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更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







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

**書法**

奉周孔子者六也。是年奉周孔子乃始此自是終綱。自書宗聖侯宋癸丑年元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齊壬申年魏修周孔之祀齊乙亥年魏封孔子後為崇聖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集覽**

黃支南方遠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贊**

越雋郡注見武

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

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第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書法**

上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以之辭云爾終綱目年書言皆疑之辭也

帝更名術

**集覽**

術苦旦反。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繒撝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效焉

隕石于鉅鹿二

**贊**

鉅鹿郡名注見。大夫龔勝邴漢罷

歸

**考異**

歸要漏

漢平帝元始二年

分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郡漢以王莽專政  
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順大  
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為  
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禮人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  
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書**

有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  
神乎二子之謂矣終已

**發明**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當是時也莽  
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朝者從之則有失節  
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既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引  
退庶幾保全臣節爾漢罷歸者所以見大夫龔勝而  
漢而曰大夫龔勝而漢罷歸者所以見大夫龔勝而  
朝延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之去非  
見幾之智繫身之羨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  
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覽王昭君之女也次音徐連反風俗通云匈奴貴姓有  
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常與單于為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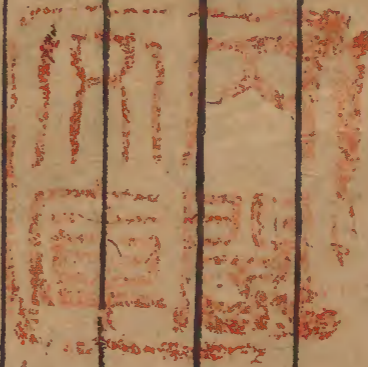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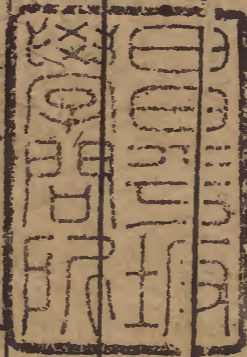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  
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  
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降匈奴者皆不得  
造四條中國入亡匈奴者為孫亡降匈奴者皆不得  
同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為桓降匈奴者皆不得  
使雜兩封付單于令奉行因固宣帝所為約束封函  
遠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答諭厚賜焉  
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  
覽車師後王姑父也句音鉤又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車師前王庭去胡水王唐兜去胡來西域國名唐兜其  
王之名也或曰唐兜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漢紀六十五 宣帝二十二年



取去胡而來降漢也(函封)  
函胡岳反匱也東篋也



漢書禮書卷之第七



